

朱子全書

卷六

6

YAROLI UNIVERSITY LIBRARY
YAROLI UNIVERSITY
2. CHURCHY PLAZA

OCT 17 1981

T1237/83(67)c12
HARVARD-YENCHING LIBRARY
HARVARD UNIVERSITY
2 DIVINITY AVENUE
gift of Spence
OCT 17 1987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

論語八

先進第十一

先進於禮樂章

問先進於禮樂。此禮樂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。曰。也不止是這般禮樂。凡日用之間。一禮一樂。皆是禮樂。只管文勝去。如何合殺。須有箇變轉道理。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。某在南康時。通

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



上位書啓。只把紙封。後來做書盃。如今盡用紫羅背盃。內用真紅。事事都如此。如何合殺。問孔子又云。吾從周。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。曰。然。聖人窮而在下。所用禮樂。固是從周之前輩。若聖人達而在上。所用禮樂。須更有損益。不止從周之前輩。若答顏子爲邦之問。則告以四代之禮樂。問如孔子所言。禮與其奢也。寧儉。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又云。禮云禮云。玉帛云乎哉。樂云樂云。鐘鼓云乎哉。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。曰。固是。此等語最多。又云。觀聖人

意思。因見得事事都如此。非獨禮樂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。狂狷。亦是此意。鄉原直是不好。寧可是狂底狷底。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。倒未必好。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。語類

從我於陳蔡章

問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。曰。此說當從明道。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。思其相從於患難。而言其不在此耳。門人記之。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。并曰其所長云耳。

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。曰。不消如此看。自就逐項上看。如顏子之德行。固可以備。若他人。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。以上語類二條

回也非助我章

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。李先生云。顏子於聖人根本。有默契處。不假枝葉之助也。如子夏乃枝葉之功。語類

顏路請子之車章

問注以爲命車。何以驗之。曰。禮記言大夫賜命車。語類

問顏淵死。孔子若有財。還與之椁否。順之曰。不與。喪稱家之有無。顏淵家本無。則其無椁。乃爲得宜。孔子若與之椁。便是使顏淵失宜。孔子必不肯。蓋椁者。可有可無者也。若無棺。則必與之矣。曰。孔子若有財。必與顏淵爲椁。蓋朋友有通財之義。况孔子之於顏淵。視之如子耶。所謂喪具。稱家之有無者。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。答石子重文集

門人厚葬章

門人厚葬。是顏子之門人。不得視猶子。以有二三子

故也。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。此古注說得甚好。又簡徑。語類

季路問事鬼神章

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。卽移此心以事鬼神。則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。自然完具。無欠闕。須盡得這道理。無欠闕。到那死時。乃是生理已盡。安於死而無愧。

問人鬼一理。人能誠敬。則與理爲一。自然能盡事人。事鬼之道。有是理則有是氣。人氣聚則生。氣散則

死。是如此否。曰。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。如誠敬不至。以之事人。則必不能盡其道。况事神乎。不能曉其所以生。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。

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。先生曰。若曰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。纔說破。則人便都理會得。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。自稟五常之性以來。所以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者。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。則死底道理。皆可知矣。張子所謂存吾順事。沒吾寧也是也。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。世閒無有聚而不散。散而不

聚之物。聚時是這模樣。則散時也是這模樣。若道孔子說與子路。又不全與他說。若道不說。又也只是恁地。

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。二而一。是兼氣與理言之否。曰。有是理則有是氣。有是氣則有是理。氣則二。理則一。以上語類五條

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。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。則生之有死。可得而推矣。夫子之言。固所以深曉子路。然學不躐等。

於此亦可見矣。近世說者。多借先聖之言。以文釋氏之旨。失其本意遠矣。答廖子晦

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。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。由幽明故有人鬼。而所謂理。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。學者求盡乎理可也。盡乎事人之理。則鬼神之理不外是。知其所以生。則死之理可見。亦即其著見者。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。不然。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。終亦不知焉耳矣。曰亦善。然事人之道未易盡。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。答方賓王。以上文集二條

閔子侍側章

冉有子貢侃侃如也。侃侃剛直之貌。不必泥事迹。以二子氣象觀之。賜之達。求之藝。皆是有才底人。大凡人有才。便自暴露。便自然有這般氣象。閔子純於孝。自然有閔閔氣象。

閔閔是深沈底。侃侃是發露圭角底。行行是發露得粗底。

問閔閔行行侃侃。皆是剛正之意。如冉求平日。自是箇退遜之人。如何也。解有此意思。曰。三子皆意思

大同小異。求賜則微見其意。子路則全體發在外。閔子則又全不外見。然此意思亦自在。三子者。皆有疑必問。有懷必吐。無有遮覆含糊之意。曰。豈非以卑承尊。易得入於柔佞卑諂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。故夫子樂之。曰。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。問閔閔行行侃侃。曰。閔子於和悅中。却有剛正意思。仲由一於剛正。閔子深厚。仲由較表露。問子路不得其死。然曰。然者未定之辭。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。使子路能變其氣習。亦必有以處死。

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。死得是否。曰。非是。自是死得歎。出公豈可仕也。又問若仕於孔悝。則其死爲是否。曰。未問死孔悝是不是。只合下仕於衛。自不是了。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。何足仕也。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。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。問孔門弟子。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。何故。曰。他別無科闕。仕進者只有此一門。舍此則無從可仕。所以顏閔寧不仕耳。

子路死孔悝之難。未爲不是。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

錯了。到此不得其死。衛君不正。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。有思量。便不去事他。若子路粗率。全不信聖人說話。必也正名。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。他更說夫子之迂。若由也不得其死。聖人已見得他錯了。但不如鳴鼓攻之。責得求之深。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。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。使之知不要事孔悝。此事不可曉。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。以上

語類
六條

子貢問師與商也章

問師也。過商也不及。看過與不及處。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。曰。也不獨知見上欠。只二子合下資質。是這模樣。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。子夏便規規謹守。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。及夫子告子張處。如多聞闕疑。多見闕殆之類。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。人將拒我。如之何其拒人也。此說話固是好。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。這是大賢以上。聖人之事。他便把來蓋人。其疎曠多如此。孔子告子夏。如云無爲小人。

儒。又云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。其不可者拒之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。可見又問參也。竟以魯得之。魯却似有不及之意。然曾參雖魯。而規模志向自大。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。子夏合下淺狹。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。所以終於不及。曰。魯自與不及不相似。魯是質樸渾厚意思。只是鈍不及底。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。語類

柴也愚章

吳伯英問柴也愚。因說柴嘗避難於衛。不徑不竇。使

當時非有室可入。則柴必不免。此還合義否。曰。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。若夫子畏於匡。微服過宋。料須不如此。

參也竟以魯得之。曾子魯鈍難曉。只是他不肯放過。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。不似別人。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。今一樣敏底。見得容易。又不能堅守。鈍底。捱得到略曉得處。便說道理止此。更不深求。惟曾子更不放棄。若這事看未透。真是捱得到盡處。所以竟得之。

曾子以魯得之。只是魯鈍之人。却能守其心專一。明達者。每事要入一分。半上落下。多不專一。以上語類三條

回也其庶乎章

敬之問回也其庶乎。屢空。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。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。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。而於貧富之間。不能無留情。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。多出億度。而中曰。據文勢也是如此。但顏子於道庶幾。却不在此。聖人謂其如此。益見其好。子貢不受命。也在平日。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

言。賀孫因問集註云。顏回言其樂道。又能安貧。以此意看。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。亦不害其爲樂。曰。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。更難。所以聖人於此。數數拈掇出來。

問呂曰。貨殖之學。聚所聞見以度物。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。嘗記前輩一說曰。自太史公班固。列子貢於貨殖。下與馬醫夏畦同科。謂其所至。諸侯莫不分庭抗禮。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爲豎賈之事。子貢孔門高第。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爲先乎。屢

空。無我者也。其學則自內而求。貨殖自外而入。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。特其才高。凡接於見聞者。莫不解悟。比之屢空者。爲有間矣。曰。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。蓋呂與叔之遺意也。乍看似好。而道理恐不如是。蓋屢空者。空乏其身也。貨殖則對屢空而言。不能不計較者是也。范氏曰。顏子簞食瓢飲。屢絕而不改其樂。天下之物。豈有能動其心者。此說爲得之。以上語類二條屢空只是空乏之空。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。但

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。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。正對此相反而言。以深明顏子之賢也。若曰心空。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。且數數而空。亦不勝其閒斷矣。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。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。答潘恭叔

問集註解回也。其庶乎屢空章。言其近道。又能安貧也。竊疑又字似作兩截。蓋樂道故能安貧。而安貧所以樂道也。曰世閒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。皆以爲知道可乎。更思之。答趙恭父○以上文集二條

子張問善人之道章

問善人之道。曰善人之道。只是箇善人底道理。所謂善人者。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。他資質至善而無惡。即可欲之謂善。他所行底事。自然皆善。不消得按本子。自不至於惡。若是常人。不依本子。便不能盡善。流而爲惡。但他既天資之善。故不必循途守轍。行之皆善。却緣只是如此。而無學。故不能入聖人闡室。橫渠之解極好。語類

論篤是與章

問論篤是與章。集註云云。詳此文義。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。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。何也。曰。色莊便是兼著貌字。答趙恭父文集

子畏於匡章

或問回何敢死。伊川改死為先是否。曰。伊川此話。門人傳之恐誤。其間前後有相背處。今只作死字說。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。孔子恐顏回遇害。故有此語。顏子答曰。子在回何敢死者。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。吾可以不死矣。若使孔子遇害。則顏子只得

以死救之也。或問顏路在。顏子許人以死。何也。曰。事偶至此。只得死。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。不許以死。在未處難以前乃可。如此處已遇難。却如此說不得。語類

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

問據賀孫看來。仲由冉求。氣質不同。恐冉求未必可保。仲由終是不屈。曰。不要論他氣質。只這君臣大義。他豈不知。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。然死於禍難。是易事。死於不可奪之節。是難事。才出門去事君。

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。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。如做一郡太守。一邑之宰。一尉之任。有盜賊之虞。這不成休了。便當以死守之。亦未爲難。惟卒遇君臣大變。利害之際。只爭些子。這誠是難。今處草茅。說這般事。似未爲切已。看史策所載。篡易之際。直是難處。篡弑之賊。你若不從他。他便殺了你。你從他。便不死。既是貪生惜死。何所不至。

問孔門弟子。如由求皆仕於季氏。何也。曰。只仕便是病了。儘高底便不肯仕。如閔子曾子是也。但當時

不仕則已。仕則必出於季氏。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。皆歸於季氏也。又問子路未易屈者。當時亦仕於季氏。蓋他雖不能行其道。亦稍知尊敬之。曰。說道他尊敬不得。才不當仕時。便教他尊敬。也不當仕。次日見先生。先生又曰。夜來說尊敬話。這處認不得。當下便做病。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。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。自家還從他不從他。但看義如何耳。

問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忠告而善道之。不可則止。張

子韶解此。謂當其微有不可。則隨即止之。無待其
事之失。過之形。而後用力以止之也。曰子韶之說
不通。與上下文義不相貫。近世學者多取此說。愛
其新奇。而不察其不當於理。此甚害事。不可不知
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

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。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。
上古未有文字之時。學者固無書可讀。而中人以
上。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。但自聖賢有作。則道

之載於經者詳矣。雖孔子之聖。不能離是以爲學
也。捨是不求。而欲以政學。既失之矣。况又責之中
材之人乎。然子路使子羔爲宰。本意未必及此。但
因夫子之言。而託此以自解耳。故夫子以爲佞而
惡之。答陳明仲文集

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

讀曾皙言志一章。曰。此處正要理會。如子路說。比及
三年。可使有勇。冉有云。可使足民。不知如何施設
得便如此。曾皙意思。固是高遠。須是看他如何得

如此。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。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。須如此看。方有意味。

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。却是見子路被哂後。計較如此說。子路是真。此四人氣象好看。

曾點之志。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。故與之。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。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。在。

或問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待諸子以可用對。而曾點獨不答所問。夫子乃許之。何也。曰。曾點意思見得

如此。自與諸子別。看他意思。若做時。上面煞有事在。或問如何煞有事。曰。曾點見得如此時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爲。曾點爲之有餘。又曰。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。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。還是偶然說著。曰。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。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。只怕其流入於莊老。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。這是如何。曰。他是太寬了。却是工夫欠細密。因舉明道說康節云。堯夫豪傑之士。根本不貼貼地。

問夫子命四子言志。故三子皆言用。夫子卒不取。而取無用之曾點。何也。曰。三子之志趣。皆止於所能。而曾點氣象又大。志趣又別。極其所用。當不止此也。又曰。曾點雖是如此。於用工夫處。亦欠細密。先生命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。皆問曾點言志一段。以爲學之與事。初非二致。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之地。則無事不可爲也。先生曰。此都說得偏了。學固著學。然事亦豈可廢也。若都不就事上學。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。將

來却恐狂了人去也。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。又有曾點襟懷。方始不偏。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。曾點是見得大意。曾點雖見大意。却少事上工夫。三子雖就事上學。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。若曾子之學。却與曾點全然相反。往往曾點這般說話。曾子初聞。却理會不得。他但夫子說東。便去學東。說西。便去學西。說南。便去學南。說北。便去學北。到學來學去。一旦貫通。却自得意。意思也。

他父子之學正相反。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

做。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唯。方是然。他到這裏也。只是唯而已。也不曾恁地差異。從此後也。只是穩穩貼貼。恁地去。到臨死尚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也。依舊是戰戰兢兢。不曾恁地自在。曾皙不曾見他工夫。只是天資高。後自說著。如夫子說。吾黨之小子狂簡。斐然成章。不知所以裁之。這便是狂簡。

問集註云。曾點之學。有以見乎日用之間。莫非天理流行之妙。日用之間。皆人所共。曾點見處。莫是於

飢食渴飲。冬裘夏葛。以至男女居室之類。在曾點見。則莫非天理。在他人。則只以濟其嗜欲。曰固是。同是事。是者便是天理。非者便是人欲。如視聽言動。人所同也。非禮勿視聽言動。便是天理。非禮而視聽言動。便是人欲。植曰。卽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。同行異情否。曰是。

曾點之志。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。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。爲他見處大。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。皆不足以入其心。

上蔡說鳶飛魚躍。因云。知勿忘勿助長。則知此。知此。則知夫子與點之意。看來此一段好。當入在集註中舞雩後。

問前輩說鳶飛魚躍。與曾點浴沂一事同。不知曾點之事。何緣與子思之說同。曰。曾點見日用之間。莫非天理。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。莫非天理。曰。若非見得日用之間。無非天理。只恁地空樂。也無意思。又曰。諸子有安排期必。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。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。不做那事。又曰。

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。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。又曰。某今日見得又別。節次日問。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。不見與昨日之說異。曰。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。至曾點無之。以上語類十一條

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。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。正是使之盡言。一旦進用。何以自見。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。志之所欲爲。夫子皆不許之。而獨與曾點。看來三子所言。皆是實事。曾點雖答言志之間。實未

嘗言其志之所欲爲。有似逍遙物外。不屑當世之務者。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。何也。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。則見其日用之間。無非天理流行之妙。而用舍行藏。了無與於我。是雖堯舜事業。蓋所優爲。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。不可同年而語矣。某嘗因是而思之。爲學與爲治。本來只是一統事。他日之所用。不外乎今日之所存。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。如治軍旅。治財賦。治禮樂。與凡天下之事。皆是學者所當理會。無一件是少得底。然須先理會

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。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。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已。已立後。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。是矣。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。而言由也。千乘之國。可使治其賦也。求也。千室之邑。百乘之家。可使爲之宰。赤也。束帶立於朝。可使與賓客言。聖人固已深知其才能辦。而獨不許其仁。夫仁者體無不具。用無不該。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。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。孜孜於求仁之是務。而好之樂之。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。緣他有

這箇能解。橫在肚皮裏。常恐無以自見。故必欲得國而治之。一旦夫子之問。有以觸其機。卽各述所能。子路至於率爾而對。更無推遜。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。故其辭謙退。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。聖門平日所與講切。自身受用處。全然掉在一偏。不知今日所存。便是後日所用。見得他將爲學爲治。分作兩截看了。所以氣象不宏。事業不能造到至極。如曾點浴沂風雩。自得其樂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。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。襟懷

相似。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。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。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。不以貧窶累其心。而改其所樂也。要知浴沂風雩。人人可爲。而未必能得其樂者。正以窮達利害。得以累其心。而不知其趣味耳。夫舉體遺用。潔身亂倫。聖門無如此事。全不可以此議曾點。蓋士之未用。須知舉天下之物。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。方是本分學者。曾點言志。乃是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無入而不自得者。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。譬

如今時士子。或有不知天分。初無不足。游泳乎天理之中。大小大快活。反以窮居隱處。爲未足以自樂。切切然要做官。建立事功。方是得志。豈可謂之樂。而得其所也。孟子謂廣土衆民。君子欲之。所樂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。定四海之民。君子樂之。所樂不存焉。君子所性。雖大行不加焉。雖窮居不損焉。分定故也。孟子所謂君子所性。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。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物各付物。與天地同量。惟顏子所樂如此。故夫子以

四代禮樂許之。此浴沂風雩。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。曾點固優爲之也。然知與不知在人。用與不用在時。聖賢於此。乘流則行。遇坎則止。但未用時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。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。亦只是率性而已。外邊用計用較。假饒立功業。只是人欲之私。與聖賢作處。天地懸隔。如子路當蒯聵之難。知食焉不避其難。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。季氏富於周公。而求也爲之聚斂。而附益之。後來所成就。止於如此。

正爲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。便是建功立事之本。未到無入不自得處。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。所見如此。不背馳否。乞與訂正。曰。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。學者立志。要當如此。然其用力。却有次第。已爲希遜言之矣。答嚴時亨問集註中說曾點處。有樂此終身一句。不知如何。曰。觀舜居深山之中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豈不是樂此以終身。後來事業亦偶然耳。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。便成病痛矣。註中若無此句。卽此一轉。

語全無收拾。答他聖人問頭不著。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。答甘吉甫。以上文集二條。以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章

克已復禮。如通溝渠壅塞。仁乃水流也。

克已復禮。如火烈烈。則莫我敢遏。

克已則禮自復。閑邪則誠自存。非克已外別有復禮。

閑邪外別有存誠。

克已復禮。所以言禮者。謂有規矩。則防範自嚴。更不

透漏。

克已復禮爲仁。與可以爲仁矣之爲。如謂之相似。與孝弟爲仁之本。爲仁由已之爲。不同。

一於禮之謂仁。只是仁在內。爲人欲所蔽。如一重膜遮了。克去已私。復禮乃見仁。仁禮非是二物。

林安卿問克復工夫。全在克字上。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。必因有動。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。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。曰。如此。則未動以前。不消得用力。只消動處用力便得。如此得否。且更子細。次早問

看得如何。林舉註中程子所言。克已復禮乾道。主敬行恕坤道。爲對。曰。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。若論敬。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。如公昨夜之說。只是發動方用克。則未發時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。懵懂。等有私欲來時。旋捉來克。如此得否。又曰。若待發見而後克。不亦晚乎。發時固是用克。未發時也。須致其精明。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。

或問克已之私有三。氣稟耳目鼻口之欲。及人我是也。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。曰。三者皆在裏。然非

禮勿視聽言動。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。又問克者勝也。不如以克訓治較穩。曰。治字緩了。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。捱得二分也是治。勝便是打疊殺了他。

克已復禮。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。克去已私。固即能復天理。不成克已後。便都沒事。惟是克去已私了。到這裏。恰好著精細底工夫。故必又復禮。方是仁。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爲仁。須說克已復禮爲仁。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。

亞夫問克已復禮章。曰。今人但說克已。更不說復禮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。即是克已復禮之目也。顏子會問。夫子會答。答得來包括得盡。已字與禮字。正相對。說禮。便有規矩準繩。且以坐立言之。已便是箕踞。禮便是坐如尸。已便是跛倚。禮便是立如齊。但如此看便見。又曰。克已。是大做工夫。復禮。是事事皆落腔窠。克已便能復禮。步步皆合規矩準繩。非是克已之外。別有復禮工夫也。釋氏之學。只是克已。更無復禮工夫。所以不中節文。便至以

君臣爲父子。父子爲君臣。一齊亂了。吾儒克己便復禮。見得工夫精細。聖人說得來。本末精粗具舉。下面四箇勿字。便是克與復工夫。皆以禮爲準也。克己復禮。便是捉得病根。對證下藥。伸弓主敬行恕。是且涵養將去。是非猶未定。涵養得到。一步又進一步。方添得許多見識。克己復禮。便剛決克除將去。

因論克己復禮。洽歎曰。爲學之艱。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。先生曰。有奈他不何時。有與他做一片時。

呂與叔說克己。從那已物對處克。此說雖好。然不是。夫子與顏子說底意。夫子說底。是說未與物對時。若與物對時。方克他。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。所謂已。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。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。又曰。呂與叔克己銘。只說得一邊。

國秀問聖人言仁處。如克己復禮一句。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。曰。聖人告人。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之類。無非言仁。若見得時。則何處不是全體。何嘗見有半體底仁。但克己復禮一句。却尤親切。

孔子弟子。如仁字義字之說。已各各自曉得文義。但看答問中。不曾問道如何是仁。只問如何行仁。夫子答之。亦不曾說如何是仁。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。如顏子之問。孔子答以克己復禮。仲弓之問。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司馬牛之問。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。樊遲之問。孔子答以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。但要如何做。

問克己復禮卽仁乎。曰克己復禮。當下便是仁。非復

禮之外。別有仁也。此間不容髮。無私便是仁。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。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。便是仁。如昨日病。今日愈。便不是病。

一日克己復禮。則一日天下歸仁。二日克己復禮。則二日天下歸仁。

一日存此心。則一日有此德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。不是恁地略用工夫。便一日自能如此。須是積工夫到這裏。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便一向歸其仁。也不得。若一日克己復禮。則天下歸其仁。

明日若不克已復禮。天下又不歸仁。

問一日克已復禮。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。曰。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。則天下有歸仁之理。這處亦如在家無怨。在邦無怨。意思。在家無怨。一家歸其仁。在邦無怨。一邦歸其仁。就仲弓告止於邦家。顏子體段如此。便以其極處告之。又曰。歸。猶歸重之意。

問一日克已復禮。天下歸仁。向來徐誠叟說。此是克已工夫。積習有素。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。然後天下歸仁。如何。曰。不必如此說。只是一日用其力

之意。問有人一日之中。克已復禮。安得天下便歸仁。曰。只爲不曾克已復禮。一日克已復禮。即便有一日之仁。顏子三月不違仁。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今日克念。即可作聖。明日罔念。卽爲狂矣。曰。到顏子地位。其德已成。恐不如此。曰。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方可說此。

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。是要克盡己私。下面四勿是

嚴立禁制。使之用力。曰。此一章。聖人說。只是要他克己復禮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則天下歸仁。是言克己復禮之效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。在我而不在人。下面請問其目。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。蓋非禮勿視。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。非禮勿聽。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。非禮勿言。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。非禮勿動。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。前後反復。只說這四箇字。若如公說。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。

問顏淵問仁。孔子對以克己復禮。顏淵請問其目。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。看得用力。只在勿字上。曰。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。

非禮勿視。說文謂勿字似旗脚。此旗一麾。三軍盡退。工夫只在勿字上。纔見非禮來。則以勿字禁止之。纔禁止。便克己。纔克去。便能復禮。又云。顏子力量大。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。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。不放賊入來底。然敬恕上。更好做工夫。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。曰。目不視邪色。耳不聽淫聲。

如此類工夫却易。視遠惟明。才不遠。便是不明。聽德惟聰。才非德。便是不聰。如此類工夫却難。視聽言動。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。便是非禮。

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。看來都在視上。曰。不專在視上。然聽亦自不好。只緣先有視聽。便引惹得言動。所以先說視聽。後說言動。佛家所謂視聽。甚無道理。且謂物雖視前。我元不會視。與我自不相干。如此。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鬧可也。聽亦然。天下豈有此理。坐閒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。先生曰。所

以不可行者。却無復禮一段事。既克己。若不復禮。如何得。

由乎中而應乎外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。上句。是說視聽言動。皆由中出。下句。是用功處。問須是識別得。如何是禮。如何是非禮。曰。固是用分別得。然緊要在勿字上。不可放過。

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。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。曰。制於外便是用。又曰。視聽自外入。言動自內出。聖人言語緊密如此。聖人於顏子仲弓。都是就

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。

尹叔問哲人知幾。誠之於思。志士勵行。守之於爲。四句莫有優劣否。曰。思是動之微。爲是動之著。這箇是該動之精粗。爲處動。思處亦動。思是動於內。爲是動於外。蓋思於內不可不誠。爲於外不可不守。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。不可。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。亦不可。又曰。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。諸公且道這動箴。那句是緊要。道夫云。順理則裕。莫是緊要否。曰。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。這是生死路頭。

又曰。四者惟視爲切。所以先言視。而視箴之說尤

重於聽也。

以上語類二十七條

天下歸仁。孰考經文及程氏說。似只謂天下之人以

仁歸之。與呂氏贊不同。蓋事事合理。則人莫不稱

其仁。如宗族稱孝。鄉黨稱弟之比。若有豪髮之私。

留於胷中。則見乎外者。必有所不可揜矣。人亦必

以其實而稱之。又何歸仁之有。

答連嵩卿

克己之目不及思。竊謂洪範五事。以思爲主。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。然操存之漸。必自其可見

者而爲之法。則切近明白。而易以持守。故五事之次。思最在後。而夫子於此。亦徧舉四勿。而不及夫思焉。蓋欲學者。循其可見。易守之法。以養其不可見。不可係之心也。至於久而不懈。則表裏如一。而私意無所容矣。程子四箴意正如此。答陳明仲視聽與見聞不同。聲色接於耳目。見聞也。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。不論心受與不受也。答石子重問由乎中而應乎外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。曰。由乎中而應乎外。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。皆是由中而出。

汎言其理之如此耳。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。方是說做工夫處。全是自外而內。自葉流根之意。非謂內外交相養。與此章之文。本不相戾。不須如此分疏也。如視聽二箴云。心兮本虛。秉彝天性。亦皆是推本而言。若其工夫。則全在制之於外。閑邪勿聽處。可更詳之。答呂子約
集四
條

仲弓問仁章

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緊接著那出門使民。在邦無怨。

在家無怨。緊接著那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直到這裏。道理方透徹。似一片水流注出來。到這裏方住。中間也間斷不得。效驗到這處。方是做得透徹。充足飽滿。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。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。便是未徹。便如天下歸仁底。纔有一箇不歸仁。便是有未到處。又云。內外無怨。便是應處。如關雎之仁。則有麟趾之應。鵲巢之仁。則有騶虞之應。問仁者甚多。只答顏子仲弓底。說得來大。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。曰。推已及物。便是已所不欲。

勿施於人。然工夫却在前面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須是先主於敬。然後能行其恕。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。更有工夫否。曰。未出門使民之時。只是如此。惟是到出門使民時。易得走失。故愈著用力也。

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。曰。此儼若思時也。聖人之言。得他恁地說也好。但使某答那人。則但云。公且去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因曰。那未出門使民時。自是當敬。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

敬。却待出門時。旋旋如見大賓。使民時。旋旋如承大祭。却成甚舉止。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。如今恁地說。却較淡了。

先生自唐石歸。曰。路上有人問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是恕。如以刑罰加人。豈其人之所欲。便是不恕。始得。且說如何。衆人各以意對。先生曰。皆未分明。伊川云。恕字。須兼忠字說。此說方是盡。忠是盡已也。盡已而後爲恕。以刑罰加人。其人實有罪。其心亦

自以爲當然。故以刑加之。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。其不欲被刑者。乃其外面之私心。若其真心。旣已犯罪。亦自知其當刑矣。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。其弊只是姑息。張子韶中庸有云。聖人因己之難克。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。卽此論也。今人只爲不能盡已。故謂人亦只消如此。所以汎然亦不責人。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。

問在家無怨。在邦無怨。曰。此以效驗言。若是主敬行恕。而在家在邦。皆不能無怨。則所謂敬恕者。未是

敬恕。問怨。有是有非。如何都得他無怨。曰。此且說怨得是底。未說到不是底。

希遜問。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。曰。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。然持敬行恕。便自能克己。克己。便自能持敬行恕。亦不必大段分別。

克己復禮。是剛健勇決。一上便做了。若所以告仲弓者。是教他平穩做去。慢慢地消磨了。譬如服藥。克己者。要一服便見效。敬恕者。漸漸服藥。磨去其病也。

或問克己復禮者。乾道。莊敬持守者。坤道。如何分別。曰。乾道奮發而有為。如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之類。是也。忠信所以進德。脩辭立其誠。所以居業。坤道靜重而持守。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之類。是也。觀夫子告二子氣象。各有所類。以上語類八條

問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就體上說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就用上說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就效處說。曰。此說甚好。擇之疑出門使民。已是用處。然亦不妨。蓋此兩事。只是自家敬其心耳。未有施為

措置也。答石子重文集

司馬牛問仁章

宜久問仁者其言也。訥曰：仁者心常醒在。見箇事來，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，不可輕易。便是知得道爲之難，故自不敢輕言。若不仁底人，心常如睡底相似，都不曾見箇事理，便天來大事也，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。

仁者之人言自然訥。在學仁者，則當自謹言語中，以操持此心。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，輕易言語者。

是他此心不在，奔馳四出，如何有仁。

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。心存，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。大率說得容易底，便是他心放了，是實未嘗爲之也。若不敢胡亂做者，必不敢容易說。然亦是存得這心在。或曰：言行常相表裏。又曰：人到得少說話時，也自是心細了。

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。雖若各不同，然克己工夫，也是主敬。其言也訥，也是主敬。曰：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。須是逐人自理會。仁譬之屋，克己是大門，打透便入來。主敬行恕，是第二門。

言訥。是箇小門。雖皆可通。然小門便迂迴得些。是他病在這裏。如先難後獲。亦是隨他病處說。以上語類

四條

司馬牛問君子章

不憂不懼。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。不必憂懼。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。自然憂懼不來。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。然後可以進步。可以觀書。不然。則書自書。人自人。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。須觀所以不憂不懼。由內省不疚。學者

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。如何得來。以上語類二條

司馬牛憂曰章

死生有命。言稟之素定。非今日所能移。富貴在天。言制之在彼。非人力所能致。答連嵩卿文集

問四海皆兄弟。胡氏謂意圓語滯。以其近於二本否。曰。子夏當初之意。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。與人又恭而有禮。如此。則四海之內。皆親愛之。何患乎無兄弟。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。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。便成無差等了。語類

子張問明章

問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曰。譖。是譖人。是不干已底事。才說得驟。便不能入他。須是閒言冷語。掉放那裏。說教來不覺。愬。是切已底事。方說得緩慢。人便不將做事。須是說得緊切。要忽然閒觸動他。如被人罵。便說被人打。被人打。便說人要殺。蓋不如此。不足以觸動他也。又問明而遠。是見得到否。曰。是。明字說不足。又添箇遠字贊之。

或問膚受之愬。切近災也。若他父兄有急難。其事不可緩。來愬時。便用周他。若待我審究得實。已失事了。此當如何。曰。不然。所以說明。又說遠。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。若不識箇真偽。安得謂之明遠。這裏自有道理。見得過他真偽。却來瞞我不得。譬識藥材。或將假藥來賣。我識得過。任他說千言萬語。我既見破偽了。看如何說。也不買。此所以謂之明遠。只是這些子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問政章

問民無信不立。是民自不立。是國不可立。曰。是民自

不立。民不立。則國亦不能以立矣。問民如何是不立。曰。有信。則相守而死。無信。則相欺相詐。臣棄其君。子棄其父。各自求生路去。語類

棘子成曰章

問惜乎。夫子之說君子也。古注只作一句說。先生作兩句說。如何。曰。若作一句說。則惜乎二字無著落。問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。猶犬羊之鞞。如何。以文觀人。曰。無世閒許多禮法。如何辨得君子小人。如老莊之徒。絕滅禮法。則都打箇沒理會去。但

子貢之言。似少差別耳。如孔子說。禮與其奢也。寧儉。與其不遜也。寧固。便說得好。

棘子成全說質。固未盡善。子貢全說文。以矯子成。又錯。若虎皮羊皮。雖除了毛。畢竟自別。事體不同。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。並不以文見。畢竟兩人好惡自別。大率固不可無文。亦當以質為本。如寧儉寧戚之意。以上語類三條

哀公問於有若章

問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曰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

百姓既足。不成坐視其君不足。亦無此理。蓋有人斯有土。有土斯有財。若百姓不足。君雖厚斂。亦不濟事。語類

子張問崇德辨惑章

問主忠信徙義。曰。主忠信者。每事須要得忠信。且如一句話不忠信。便是當得沒這事了。主字須重看。喚做主。是要將這箇做主。徙義。是自家一事未合義。遷徙去那義上。見得又未甚合義。須更徙去。令都合義。主忠信。且先有本領了。方徙義。恁地便德

會崇。若不先主忠信。卽空了。徙去甚處。如何會崇。主忠信而不徙義。却又固執。

主忠信。是剗脚處。徙義。是進步處。漸漸進去。則德白崇矣。

問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孔子既答之矣。末又引我行其野之詩以結之。誠不以富。亦祇以異。伊川言此二句。當冠之。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。後之傳者。因齊景公問政而誤耳。至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。不以富。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。此二說如何。曰。如范

氏說。則是牽合。如伊川說。則是以富言千駟。異言夷齊也。今只得如此說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張問政章

亞夫問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曰。居之無倦。在心上說。行之以忠。在事上說。居之無倦者。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。不可放倒。便事事都應得去。行之以忠者。是事事要著實。故某集註云。以忠則表裏如一。謂裏要如此。便外面也如此。事事靠實去做也。

問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曰。若是有頭無尾底人。便是忠也不久。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。

問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曰。所居是自已事。要終始如一。行之以忠。是對人言之。謂應接時。恐有不誠處。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。他做事。初頭乘此銳氣去做。少閒做到下梢。多無殺合。故告以居之無倦。又且不樸實。故告之以行之以忠。欲其盡心力也。以上語類

四條

季康子患盜章

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。在不欲而已。橫渠謂欲生

於不足。則民盜。能使無欲。則民自不爲盜。假設以子不欲之物。賞子使竊。子必不竊。故爲政在乎足民。使無所欲而已。如橫渠之說。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。孔子於季康子。雖不純於爲臣。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。聖人氣象。恐不若是。如楊氏所說。只是責季康子之貪。然氣象和平。不如此之峻厲。今欲且從楊氏說如何。曰善。語類

子張問士章

問何如斯可謂之達。曰。行得無窒礙。謂之達。在家必

達。在邦必達。事君則得乎君。治民則得乎民。事親則孝。事長則弟。無所不達。植錄云。如事親則得乎親。事君則得乎君之類。又曰。色取仁而行違。居之不疑。正是指子張病痛處。

周問聞達之別。曰。達是退一步底。聞是近前一步做底。退一步底。卑遜篤實。不求人知。一旦工夫至到。却自然會達。聞是近前一步做。惟恐人不知。故矜張誇大。一時若可喜。其實無足取者。

質直而好義。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。到得察言觀色。

慮以下人。便又和順低細。不至觸突人矣。慮謂思之詳審。常常如此思慮。恐有所不覺知也。聖人言語。都如此周徧詳密。

問察言而觀色。曰。此是實要做工夫。蓋察人之言。觀人之色。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。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。更不看人之意。是信受他。還不信受他。如此則只是自高。更不能謙下於人。實去做工夫也。大抵人之爲學。須是自低下做將去。才自高了。便不濟事。

問質直而好義。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。曰。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。但只是無華僞。質是樸實。直是無偏曲。而所行又合宜。察人之言。而觀人之色。審於接物。慮以下人。只是一箇謙。如此便做得去。達是做得去。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。曰。此處與前說相反。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。而所行又却不如此。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。

色取仁而行違。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。裏面填不足。問色取仁而行違。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與

鄉原如何。曰。却不同。那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底是大拍頭做。要壓倒人。鄉原。却是不作聲。不作氣。陰沈做罪過底人。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。而天理都不存了。曰。固是如此。但一箇是向前去做。一箇是退來做。以上語類七條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

陳希真問先事後得。非崇德與。曰。今人做事。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。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。既有計較之心。便是專爲利而做。不復知事之當爲矣。德

者。理之得於吾心者也。凡人若能知所當爲。而無爲利之心。這意思便自高遠。才爲些小利害。討些小便宜。這意思便卑下了。所謂崇者。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。

亞夫問先難而後獲。先事後得。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。故如此告之。曰。此是後面道理。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。如何可以崇德。蓋做合做底事。便純是天理。才有一豪計較之心。便是人欲。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。德便自崇。才有人欲。便這裏做得

一兩分。却那裏缺了一兩分。這德便消削了。如何得會崇。聖人千言萬語。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。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。只自檢點。方能自攻其惡。若才去檢點他人。自家這裏便疎。心便粗了。

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。何故答之不同。曰。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。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。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。常人之情。好人惡人。只是好之惡之而已。未至於必欲其生。必欲其死。

處。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。用心過當。故又告之。以此。樊遲爲人。雖無所考。以學稼學圃。及夫子答問觀之。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。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。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。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。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。皆因其失而救之也。以上語類四條

樊遲問仁章

樊遲未達者。蓋愛人且是汎愛。知人則有所擇。二者相反。故疑之。夫子曰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能

使枉者直便是仁。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。故見子夏而問之。子夏遂言之。至於不仁者遠。然後仁知之義皆備。

愛人知人。自相爲用。若不論直與枉。一例愛他也不得。大抵惟先知了。方能頓放得箇仁也。聖人只此兩句。自包上下。後來再與子夏所言。皆不出此兩句意。所以爲聖人之言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問友章

問忠告善道。曰。告之之意。固是忠了。須又教道得善。

始得。語類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

論語九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章

問勞之。恐是以言語勸勉他。曰。如此說。不盡得為政之理。若以言語勸勉他。亦不甚要緊。亦是淺近事。聖人自不用說。亦不見得無倦底意。勞是勤於事。勤於事時。便有倦底意。所以教他勞。東坡下行字。

與事字最好。或問愛之能勿勞乎。有兩箇勞字。曰。這箇勞。是使他勞。

文振問注云。凡民之事。以身先之。則雖勞不怨。如何。曰。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。自家須一面與他做。方可率得他。如勸課農桑等事。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。親履畎畝。與他勾當。方得。

問先之勞之。諸說孰長。曰。橫渠云。必身為之倡。且不要愛其勞。而又益之以不倦。此說好。又問以身為之倡者果勞乎。曰。非是之謂也。既以身為之倡。又更

不愛其勞。而終之以無倦。此是三節事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先之。謂以身率之。勞之。謂以恩撫之。二者苟無誠心。

久必倦矣。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。

答程允夫文集

仲弓為季氏宰章

潘立之問先有司。曰。凡為政隨其大小。各自有有司。須先責他理會。自家方可要其成。且如錢穀之事。其出入盈縮之數。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。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。且如今做太守。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。某看來不批不得。如詞訴反覆。或經

已斷。或彼處未結絕。或見在催追。他埋頭又來下
狀。這若不批出。自家如何與他判得。只是要防其
弊。若既如此後。或有人詞訴。或自點檢一兩項。有
批得不實。卽須痛治以防其弊。

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。便見其用心之小大。以此
知樂取諸人。以爲善。所以爲舜之聖。而凡事必欲
出乎己者。真成小人之私矣。曰。於此可見聖賢用
心之大小。仲弓只緣見識未極。其開闊。故如此。人
之心量本自大。緣私故小。蔽固之極。則可以喪邦

矣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子路曰衛君待子章

亞夫問衛君待子爲政章。曰。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。
便事事都做不得。禮樂不興。刑罰不中。便是箇大
底事不成。問禮樂不興。疑在刑罰不中之後。今何
故却云禮樂不興。而後刑罰不中。曰。禮之所去。刑
之所取。禮樂旣不興。則刑罰宜其不中。又曰。禮是
有序。樂是和樂。旣事不成。如何得有禮樂耶。
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。禮樂便不興。禮樂不興後。却

如何便刑罰不中。曰。大凡事。須要節之以禮。和之以樂。事若不成。則禮樂無安頓處。禮樂不興。則無序不和。如此。則用刑罰者。安得不顛倒錯亂。諸家說。各有所長。可會而觀之。

楊問注謂言不順。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。此句未曉。曰。實。卽事也。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。曰。如何是不相涉。如一人被火。急討水來救。始得。却教他討火來。此便是言不順。如何濟得事。又如人捉賊。走東去。合從東去捉。却教他走從西去。如何捉得。皆

言不順。做事不成。若就衛論之。輒子也。蒯聵是父。今也以兵拒父。是以父爲賊。多少不順。其何以爲國。何以臨民。事旣不成。則顛沛乖亂。禮樂如何會興。刑罰如何會中。明道所謂一事苟。其餘皆苟。正謂此也。又問子路之死於衛。其義如何。曰。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。不見上一截道理。孔悝之事。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。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。東坡嘗論及此。問如此。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。曰。然。

問衛君欲召孔子爲政。而孔子欲先正名。孔子既爲之臣。復欲去出公。亦豈人情。曰。惟孔子而後可。問靈公既逐蒯聵。公子郢辭不立。衛人立。輒以拒蒯聵。論理。輒合下。便不當立。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。曰。固是。輒既立。蒯聵來爭。必矣。

問胡氏云云。使孔子得政。則是出公用之也。如何做得此等事。曰。據事理言之。合當如此做耳。使孔子仕衛。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。若其不聽。則去之耳。

以上語類五條

樊遲請學稼章

樊遲學稼。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。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。君民並耕之說之類。語類

誦詩三百章

亞夫問誦詩三百。何以見其必達於政。曰。其中所載可見。如小夫賤隸閭黨之間。至鄙俚之事。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。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。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。施於事業者。莫不悉備於其間。所載之美惡。讀誦而諷詠之。如是而爲善。如

是而爲惡。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。如是是合做底事。如是是不合做底事。待得施以治人。如是而當賞。如是而當罰。莫不備見。如何於政不達。若讀詩而不達於政。則是不曾讀也。又問如何使於四方。必能專對。曰。於詩有得。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。委曲和平。語類

子謂衛公子荆章

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。

答李守約文集

子適衛章

宜久說子適衛一章。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。動容周旋。皆要合他節奏。使性急底要快也。不得。性寬底要慢也。不得。所以養得人情性。如今教人既無禮樂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。然而今未論人會學。喫緊自無人會教。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。使講明教人之方。選其德行最高者。留以爲大學師。却以次分布天下。令教學者。須是如此。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。語類

苟有用我章

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。曰。聖人爲政。一年之間。想見以前不好底事。都革得盡。到三年。便財足兵強。教行民服。語類

善人爲邦章

安卿問集注云。民化於善。可以不用刑殺。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。若化於善。恐是聖君之事。曰。大槩論功效是如此。其深淺在人。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。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。善人便不得如此。不必恁地分別。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。積累到此。自

是能使人興善。人自是不陷於刑辟。如文景恁地。後來海內富庶。豈不是勝殘去殺。如漢循吏。許多人才。循良也便有效。如陳太丘。卓茂。魯恭。只是縣令。也能如此。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。如何做得這箇。只看他功效處。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。善人之效是如彼。聖人比善人。自是不同。且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殺之而不怨。利之而不庸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。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。但是有這般見識。有這般心胃。積累做將去。亦須有

效。且如而今寬刑薄賦。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。聖人論功效。亦是大槩如此。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。何必較他優劣。便理會得也。無甚切已處。語類

如有王者章

或問三年有成。必世後仁。遲速不同。何也。曰。伊川曰。三年。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。漸民以仁。摩民以義。使之浹於肌膚。淪於骨髓。天下變化。風移俗易。民歸於仁。而禮樂可興。所謂仁也。此非積久。何

以能致。又曰。自一身之仁而言之。這箇道理浸灌透徹。自天下言之。舉一世之仁。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。語類

定公問一言興邦章

聖人說話。無不子細磨稜合縫。盛水不漏。如說以德報怨。如說一言興邦。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便可以喪邦。只此一句便了。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。如孟子說得便粗。如今之樂猶古之樂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。

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。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尙粗。語類

葉公問政章

曾問近者說遠者來。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。專言其效。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。如何。曰。此須有施爲之次第。葉公老成。必能曉解也。語類

樊遲問仁章

或問樊遲問仁一段。聖人以是告之。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。曰。此段須反求諸己。方有工夫。若去樊遲

身上討。則與我不相干矣。必當思之曰。居處恭乎。執事敬乎。與人忠乎。不必求諸樊遲。能盡此與否也。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。不恭時如何。執事敬時如何。不敬時如何。與人忠時如何。不忠時如何。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。今人處於中國。飽食煖衣。未至於夷狄。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。而况之夷狄。臨之以白刃。而能不自棄者乎。

大凡讀書。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。且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與那

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雖州里行乎哉。此二事。須是日日粘放心頭。不可有些虧欠處。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。切宜體之。

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。此最先。先難次之。愛人其最後乎。何以知其然。曰。雖無明證。看得來是如此。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。則所謂先難者。將從何下手。至於愛人。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。以上

語類
三條

子貢問士章

問行已有恥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。兩句似不連綴。恐是行已有恥。則足以成其身。推是心以及職分。則不辱君命。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。曰。行已有恥。則不辱其身。使於四方。能盡其職。則不辱君命。文振舉程子曰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。聞於人者。夫子告之。皆篤實自得之事。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。曰。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。然這一章。却是他大段平實了。蓋渠見行已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是些小事。

故又問其次。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。他亦未敢自信。故又問其次。凡此節次。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。故每問皆下。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。却是問錯了。聖人便云。何足算也。乃是爲他截斷了也。此處更宜細看。以上語類二條不得中行而與之章

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。必求狂狷者。以狂狷者尙可爲。若鄉原則無說矣。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。便須有些好處。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。便無

可觀矣。

問狂狷集注云。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。曰。善人只循循自守。據見定。不會勇猛精進。循規蹈矩則有餘。責之以任道則不足。狷者雖非中道。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。其志孤介。知善之可爲而爲之。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。直是有節操。狂者志氣激昂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。晚年磨來磨去。難得這般恰好底人。如狂狷尙可因其有爲之資。裁而歸之中道。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。到曾子便

過於剛。與孟子相似。世衰道微。人欲橫流。若不是
剛介有脚跟底人。定立不住。漢文帝謂之善人。武
帝却有狂氣象。陸子靜省試策。世謂文帝過武帝。
愚謂武帝勝文帝。其論雖偏。容有此理。以上語
類二條

南人有言章

問不占而已矣。曰。如只是不讀書之意。語類

君子和而不同章

立之問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
下之類。不知小人同而不和。却如誰之類。曰。如呂

吉甫王荊公是也。蓋君子之心。是大家只理會這
一箇公當底道理。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。小人是
做箇私意。故雖相與阿比。然兩人相聚。也便分箇
彼已了。故有些小利害。便至紛爭而不和也。語類
君子易事而難說章

問君子易事而難說。曰。君子無許多勞攘。故易事。小
人便愛些便宜。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。故易說。

語類

君子泰而不驕章

問君子泰而不驕。曰：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。驕便有私意。欺負他無。欺負他理會不得。是靠我這些子。皆驕之謂也。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。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。却無許多私意。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。便有驕底意思。語類

剛毅木訥近仁章

問剛毅木訥近仁。剛與毅如何分別。曰：剛是體質堅強。如一箇硬物一般。不軟不屈。毅却是奮發作興底氣象。語類

近仁之說。原聖人之意。非是教人於此體仁。乃是言如此之人。於求仁為近耳。雖有此質。正須實下求仁工夫。乃可實見近處。未能如此。即須矯揉到此地位。然後於仁為近。可下工夫。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。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。則恐無是理也。答曹晉叔文集

子路問士章

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。曰：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。故告之以切偲怡怡。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。

了。又告之以朋友切切。惺惺。兄弟則怡怡。聖人之言。是恁地密。

問胡氏說切切。惺到也。惺惺。詳勉也。如何是惺到。詳
勉意思。曰。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。亦難大段
解說。想當時人。必是曉得這般字。今人只是想像
其聲音。度其意。是如此耳。切切。惺惺。胡氏說爲當。
懇到有苦切之意。然一向如此苦切。而無浸灌意
思。亦不可。又須著詳細相勉。方有相親之意。以上
語類

二條

善人教民七年章

問孔子云。善人教民七年。亦可以卽戎矣。晉文公自
始入國。至僖公二十七年。教民以信。以義。以禮。僅
得四年。遂能一戰而霸。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
耶。曰。大抵霸者尙權譎。要功利。此與聖人教民不
同。若聖人教民。則須是七年。

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。教之孝悌忠信。後又添入務
農講武之法。曰。古人政事。大率本末兼具。以上語
類二條

憲問第十四

憲問恥章

問集注云。憲之狷介。其於邦無道。穀之可恥。固知之。至於邦有道。穀之可恥。恐未必知。何也。曰。邦有道之時。不能有爲。只小廉曲謹。濟得甚事。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。有人壁立萬仞。和宮觀也不請。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。及秦既死。用之爲臺諫。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。於國家大計。亦無所建立。且如子貢問士一段。宗族稱孝。鄉黨稱弟之人。莫是至好。而聖人必先之以行。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。蓋孝

弟之人。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。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。然須是以孝弟爲本。無那孝弟也。做不得人。有時方得恰好。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。到有恥不辱君命處。方是。語類

克伐怨欲不行章

問克伐怨欲不行。孔子不大段與原憲。學者用工夫。且於此不行焉。亦可。曰。須是克己。涵養以敬。於其方萌卽絕之。若但欲不行。只是遏得住。一旦決裂。大可憂。

問克伐怨欲不行。此是禁制之。未能絕去根苗也。曰。說也只是恁地說。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。是如何用功。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。分別這兩般工夫。是如何。

問克伐怨欲不行。何以未足爲仁。必克已復禮。乃得爲仁。曰。克已者。一似家中捉出箇賊。打殺了便沒事。若有克伐怨欲。而但禁制之。使不發出來。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。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。畢竟窩藏。

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。先生問曰。這箇禁止不行。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。勿字也。只一般。何故那箇便是爲仁。這箇禁止却不得爲仁。必有些子異處。試說看。安卿對曰。非禮勿視聽言動底。是於天理人欲之幾。旣曉然判別得了。便行從天理上去。克伐怨欲不行底。只是禁止不行。這箇人欲。却不知於天理上用功。所以不同。曰。克已者。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。便斬絕了。更不復萌。不行底。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。他那欲爲之心。未嘗忘也。且如怨箇

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他。及至此心欲動。又如此禁止。雖禁止得住。其怨之之心。則未嘗忘也。如自家飢。見芻豢在前。心中要喫。却忍得不喫。雖強忍住。然其欲喫之心。未嘗忘。克己底。則和那欲喫之心。也打疊殺了。以上語類四條

南宮适問於孔子章

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間。似有深意。曰。如何。過謂禹稷之有天下。羿奡不得其死。固是如此。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。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。亦有

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。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。凡事應之必然。有時而或不然。惟夫子之聖。所以能不答。君子之心。亦為其所當為。而不計其效之在彼。曰。此意思較好。語類

君子而不仁者章

問此章。曰。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。雖有一點黑。是照管不到處。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。雖有一點白處。却當不得白也。語類

愛之能勿勞乎章

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。曰。愛之而弗勞。是姑息之愛也。凡人之愛。多失於姑息。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。便自合令他歸去。却念他涉千里之遠。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。遂不欲却他。此便是某姑息處。乃非所以爲愛也。語類

爲命章

問爲命。裨諶草創之。曰。春秋之辭命。猶是說道理。及戰國之談說。只是說利害。說到利害的當處。便轉。語類

或問子產章

子產心主於寬。雖說道政尙嚴猛。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。所以爲惠人。

問管仲曰。人也。范楊皆以爲盡人道。集注以爲猶云。此人也。如何。曰。古本如此說。猶詩所謂伊人。莊子所謂之人也。若作盡人道說。除管仲是箇人。他人便都不是人。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。奪伯氏駢邑。正謂奪爲已有。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。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。則才德可以兼全否。曰。若

工夫做到極處。也會兼全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貧而無怨章

貧而無怨。不及於貧而樂者。又勝似無諂者。

語類

子路問成人章

或問文之以禮樂。曰。此一句最重。上面四人所長。且把做箇樸素子。惟文之以禮樂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。而去四子之所短。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。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。

亞夫問子路成人章。曰。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。

一句上。今之成人者以下。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。恐此說却是。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。且見利思義。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三句。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。亦不應只恁地說。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。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。亞夫云。若如此。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。曰。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子問公叔文子章

如不言不笑不取。似乎難。却小。若真能如此。只是一

偏之行。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。時然後言。樂然後笑。義然後取。似乎易。却說得大了。蓋能如此。則是時中之行也。語類

晉文公譎而不正章

因論威文譎正曰。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。文公所為事。却多有曲折處。左傳所載可見。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。語類

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

周衰。王道不振。管仲乃能九合諸侯。不以兵車。功被

當時。澤流後世。誰得如他之仁。如其仁。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。

亞夫問管仲之心。既已不仁。何以有仁者之功。曰。如漢高祖。唐太宗。未可謂之仁人。然自周室之衰。更春秋戰國。以至暴秦。其禍極矣。高祖一旦出來。平定天下。至文景時。幾致刑措。自東漢以下。更六朝五胡。以至於隋。雖曰統一。然煬帝繼之。殘虐尤甚。太宗一旦掃除。以致正觀之治。此二君者。豈非是仁者之功耶。若以其心言之。本自做不得這箇功。

業。然謂之非仁者之功。可乎。管仲之功。亦猶是也。才仲問南軒。解子路子貢問管仲。疑其未仁。非仁。故舉其功以告之。若二子問管仲仁乎。則所以告之者異。此說如何。先生良久曰。此說却當。

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。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。曰。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。未說到那假字上在。且如孺子入井。有一人取得出來。人且稱其仁。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。惡其聲而然。道夫問如此說。則如字如何解。曰。此直深許其有仁耳。人多說是許其

似仁而非仁。以文勢觀之。恐不恁地。只是許其仁

耳。以上語類四條

子貢曰管仲非仁章

管仲不死子糾。聖人無說。見得不當死。後又有功可稱。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。伊川有此意。亦恐看得不曾子細。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。不當更仕太宗。後却有功。溫公論嵇紹王褒。謂紹後有死節之功。須還前不是。後既策名委質。只得死。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。王魏二公。謂功可以補過。

猶可。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。語類

陳成子弑簡公章

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。三子有無君之心。夫子所以警之。曰。須先得聖人本意。夫子初告時。真箇是欲討成子。未有此意。後人自流沂源。知聖人之言。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。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。聖人心術。不如此枉曲。語類

子路問事君章

問子路問事君。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。而以不欺為

難。夫子路最勇於義者。而何難於不欺哉。特其燭理不盡。而好強其所不知。以為知。是以陷於欺耳。曰。以使門人為臣。一事觀之。子路之好勇必勝。恐未免於欺也。答吳伯豐文集

君子上達章

君子上達。一日長進似一日。小人下達。一日沈淪似

一日。語類

古之學者為己章

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。今之學者為人。曰。此只是初

閒用心分豪之差耳。所謂上達下達者。亦只是自
此分耳。下達者。只因這分豪有差。便一日昏蔽似
一日。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。只見一步深似一步。
便渾身陷沒。不能得出也。君子之學。既無所差。則
工夫日進。日見高明。便一日高似一日也。

問伊川云。爲己欲得之於己也。爲人欲見知於人也。
後又云。古之學者爲己。其終至於成物。今之學者
爲人。其終至於喪己。兩說不同。何也。曰。此兩段意
思自別。前段是低底爲人。後段是好底爲人。前爲

人。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。後爲人。却是真箇要爲
人。然不會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。非唯是爲
那人不得。末後和己也喪了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方人章

夫我則不暇。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。須於自己體
察方可見。語類

不逆詐章

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。引孔注先覺人情者。是
能爲賢乎。此說如何。曰。不然。人有詐不信。吾之明

足以知之。是之謂先覺。彼未必詐。而逆以詐待之。彼未必不信。而先億度其不信。此則不可。周子曰。明則不疑。凡事之多疑。皆生於不明。如以察爲明。皆至暗也。

問不逆詐章。曰。雖是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然也須要你。能先覺。方是賢。蓋逆詐。億不信。是才見那人。便逆度之。先覺。却是他詐。與不信底情態。已露見了。自家這裏。便要先覺。若是在自家面前。詐與不信。却都不覺時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。理會甚事。便是。

昏昧呆底相似。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。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。方得。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。曰。此說大了。與本文不相干。如待誠而後明。其爲覺也後矣。蓋此章。人於日用閒。便要如此。以上

語類
二條

驥不稱其力章

問驥不稱其力一章。謂有德者必有才。有才者不必有德。後世分才德爲二者。恐失之。曰。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。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。夫子亦自以德

與力分言矣。語類

以德報怨章

以直報怨。則無怨矣。以德報怨。亦是私。
問以直報怨。以德報德。曰。聖人答得極好。以德報怨。
怨乃過德。以怨報德。豈是人情。以直報怨。則於彼
合爲則爲。是無怨也。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。禮記
云。以德報怨。寬身之仁也。言如此。亦是寬身。終不
是中道。可學問禮記注。改仁作人。曰。亦不必改。通
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。如何。曰。亦權其輕重。只

看此心。其事小。亦可周旋。若事大。只且依公。某問
蘇章夜與故人飲。明日按之。此莫太不是。曰。此是
甚人。只是以故人爲貨。

問以德報怨章。注謂旨意曲折反覆。微妙無窮。何也。
曰。以德報怨。本老氏語。以德報怨。於怨者厚矣。而
無物可以報德。則於德者不亦薄乎。呂申公爲相。
曾與賈種民有怨。却與之郡職。可謂以德報怨。厚
於此人矣。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。賈素無行。元豐
中在大理。爲蔡確鷹犬。申公亦被誣搆。及公爲相。

而賈得罪。公復爲請。知通利軍。以直報怨。則不然。如此人。舊與吾有怨。今果賢耶。則引之薦之。果不肖耶。則棄之絕之。是蓋未嘗有怨矣。老氏之言。死定了。孔子之言。意思活。移來移去。都得。設若不肖者。後能改而賢。則吾又引薦之矣。以上語類三條

莫我知也。夫章

問不怨天。不尤人。此二句體之於身。覺見不尤人。易不怨天。難。何以能不怨天。曰。此是就二句上生出。意看了。且未論恁地。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。理會

得本意便了。此段最難看。若須要解。如何是不怨天。如何是不尤人。如何是下學。如何是上達。便粘滯了。天又無心無腸。如何知得孔子。須是看得脫灑。始得。此段只渾淪一意。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。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。夫子所答辭。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。大凡不得乎天。則怨天。不得乎人。則尤人。我不得乎天。亦不怨天。不得乎人。亦不尤人。與世都不相干涉。方其下學人事之卑。與衆人所共。又無奇特聳動人處。及其上達天理之妙。

忽然上達去。人又捉摸不著。如何能知得我。知我者。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。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。久之。又曰。聖人直是如此瀟灑。正如久病得汗。引箭在手。忽然破的也。

所謂下學人事者。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。至上達天理處。而人又不能知。以此兩頭蹉過了。故人終不知。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。彼天畢竟知之。問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。知恐是與天契合。不是真有箇知覺否。先生曰。又似知

覺。又不似知覺。這裏也難說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聖人都不與己相干。聖人只是理會下學。而自然上達。下學。是立脚只在這裏。上達。是見識自然超詣。到得後來上達。便只是這下學。元不相離。下學者下學此事。上達者上達此理。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。曰。聖人雖是生知。亦何嘗不學。如入太廟。每事問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便是學也。

問下學上達。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。曰。不要說高了。聖人高後。學者如何企及。越說得聖人低。越有意

思。

問知我者其天乎。只是孔子自知否。曰。固然。只是這一箇道理。

問莫我知也夫。與予欲無言二段。子貢皆不能復問。想是不曉聖人之意。曰。非是不曉聖人語意。只是無默契合處。不會有默地省悟。觸動他那意思處。若有所默契。須發露出來。不但已也。以上語類六條

賢者辟世章

問賢者辟世一章。曰。凡古之隱者。非可以一律看。有

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。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。若長沮桀溺之徒。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。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。計亦無甚施設。只是獨善其身。如老莊之徒而已。大抵天下有道而見。不必待其十分太平。然後出來。天下無道而隱。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。然後隱去。天下有道。譬如天之將曉。雖未甚明。然自此只向明去。不可不出爲之用。天下無道。譬如天之將夜。雖未甚暗。然自此只向暗去。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。故亦須見幾而

作可也。語類

子擊磬於衛章

問荷蕢聞磬聲。如何便知夫子之心。不忘天下。曰。他那箇人煞高。如古人於琴聲中。知有殺心者耳。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。後來都不切脈。只見其人。便知得他有甚病。又後來雖不見其人。只教人來說。因其說便自知得。此如他心通相似。蓋其精誠篤至。所以能知。又問。硜硜乎。是指磬聲而言否。曰。大約是如此。語類

子路問君子章

陳仲卿問脩己以敬。曰。敬者。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。須是要裏面無一豪不直處。方是。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。

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。曰。且以一家言之。一人不脩己。看一家人安不安。

惟上下。一於恭敬。這却是上之人。有以感發興起之。體信是忠。達順是恕。體信是無一豪之偽。達順是發而皆中節。無一物不得其所。聰明睿智皆由此。

出。這是自誠而明。

問體信達順。曰。信只是實理。順只是和氣。體信是致中底意思。達順是致和底意思。

楊至之問如何。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。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。曰。如此問。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。聰明睿智。如何不由敬出。且以一國之君看之。此心纔不專靜。則姦聲佞辭。雜進而不察。何以爲聰。亂色諛悅之容。交蔽而莫辨。何以爲明。睿智皆出於心。心既無主。則應事接物之間。其何以思慮而得。

其宜。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。然後物不能蔽。以上

語類
五條

原壤夷俟章

問原壤登木而歌。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。待之自好。及其夷俟。則以杖叩脛。近於太過。曰。這裏說得却差。如原壤之歌。乃是大惡。若要理會。不可但已。且只得休。至於夷俟之時。不可教誨。故直責之。復叩其脛。自當如此。若如正淳之說。則是不要管他。却非朋友之道矣。語類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章

周問固窮有二義。不知孰長。曰。固守其窮。古人多如此說。但以上文觀之。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。未遽及此。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。聖人答之曰。君子固是有窮時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。以固字答上面有字。文勢乃相應。語類

子曰賜也章

孔子告子貢曰。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。予一以

貫之。蓋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。後人不會其意。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。元不用多學。若不是多學。却貫箇甚底。且如錢貫謂之貫。須是有錢。方貫得。若無錢。却貫箇甚。孔子實是多學。無一事不理會過。若不是許大精神。亦吞不得許多。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。
問子貢一貫章。曰。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。只是聖人之所以聖。却不在博學多識。而在一以貫之。今人有博學多識。而不能至於聖者。只是無一

以貫之。然只是一以貫之。而不博學多識。則又無物可貫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張問行章

問行篤敬。曰篤者。有重厚深沈之意。敬而不篤。則恐有拘迫之患。

忠信篤敬。立則見其參前。在輿則見其倚衡。如此念

念不忘。伊川謂只此是學。以上語類二條

敬。夫云參前倚衡。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。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。行必欲其篤敬。念念不忘。而

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。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。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。亦何益哉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文集

直哉史魚章

正淳問直哉史魚。君子哉蘧伯玉。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。如何。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。直固是好。然一向直。便是偏。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。語類

志士仁人章

或問仁。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須知道求生害仁時。雖以

無道得生。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。殺身成仁時。吾身雖死。却得此理完全也。

余正叔謂殺身者。只是要成這仁。曰。若說要成這仁。却不是。只是行所當行而已。

問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一章。思之死生是大關節。要之工夫。却不全在那一節上。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。不問事之大小。皆欲卽於義理之安。然後臨死生之際。庶幾不差。若平常應事。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。到臨大節。未有不可奪也。曰。然。以上

語類
三條

子貢問爲仁章

問子貢問爲仁。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曰。也是箇入德之方。又問事與友孰重。曰。友爲親切。賢只是統言。友。徑指仁上說。語類

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。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。此固嘗思之。而非如足下之說也。爲仁由己。此論爲仁之至要。蓋始終不離乎此。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。豈自外至哉。旣得師友而事之矣。然不

求諸已。則師友者自師友耳。我何有焉。以此意推之。則二說者初不異也。答柯國材文集

顏淵問爲邦章

亞夫問顏淵問爲邦。曰。顏子事事了得了。只欠這些子。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。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。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。朝以十月。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謂他見識直到這裏。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。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。乘商之輅。也只做得漢高祖。却如何及得

顏子。顏子平日是少工夫。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。是都不論其本矣。

恭父問顏淵問爲邦。此事甚大。不知使其得邦家時。與聖人如何。曰。終勝得孟子。但不及孔子些。問莫有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底意思否。曰。亦須漸有這意思。又問文武之道。未墜於地。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。曰。固是。惟是孔子便做得。他人無這本領。當不得。且如四代之禮樂。唯顏子有這本領。方做得。若無這本領。禮樂安所用哉。所謂行夏時。乘商輅。

服周冕。舞韶舞。亦言其大略耳。

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。曾子省察之功多。曰。固不可如此說。然顏子資稟極聰明。凡事涵養得來都易。如聞一知十。如於吾言無所不說。如亦足以發。如問爲邦。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。是他大段了得。看問爲邦。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。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。當博我以文之時。都理會得。

賜問顏淵問爲邦章。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。曰。兆猶

言準則也。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。略說四件事。做一箇準則。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放鄭聲。遠佞人。敬夫云。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。於此設戒。是乃聖人之道也。愚謂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。似不必如此說。然禹以丹朱戒舜。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。便說聖人必戒乎此。亦何害乎。與張敬夫

論癸巳論語說。文集

躬自厚章

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自責厚。莫是周備篤切意思。否。曰。厚。是自責得重。責了又責。積而不已之意。語類

不曰如之何章

林問不曰如之何。曰。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。若率意

妄行。雖聖人亦無奈何。語類

君子義以為質章

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。曰。義以為質。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。其閒節文次第。須要皆具。此是禮以行之。然徒知盡其節文。而不能孫以出之。則亦不可。且

如人知尊卑之分。須當讓他。然讓之之時。辭氣或不能婉順。便是不能孫以出之。信以成之者。是終始誠實做此一事。却非是孫以出之後。方信以成之也。

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。則義以方外。義以為質。則禮以行之。孫以出之。信以成之。曰。只是一箇義。義以為質。便是自義。以方外處說起來。若無敬以直內。也不知義之所在。以上語類二條

君子矜而不爭章

問矜而不爭。曰。矜。是自把捉底意思。故書曰。不矜細行。終累大德。

或問不矜細行。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。曰。相似。是箇珍惜持守之意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

恕可以終身行之。是行之無窮盡。問孔子言恕必兼忠。如何。此只言恕。曰。不得忠時不成恕。恕時忠在裏面了。語類

吾之於人也章

問吾之於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曰。毀者。那人本未有十分惡。自家將做十分說他。便是毀。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。則不可謂之毀。譬如一物本完全。自家打破了。便是毀。若是那物元來破了。則不可謂之毀。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。其有所試矣。那人雖未有十分善。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。毀人則不可如此也。

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。曰。此緊要在所以字上。民是指今日之民。卽三代之民。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。

於民。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。直是無枉。不特不枉毀。雖稱譽亦不枉也。舊嘗有此意。因讀班固作景帝贊。引此數語起頭。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。曰。孔子稱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信哉。其意蓋謂民無古今。周秦網密文峻。故姦軌不勝。到文景恭儉。民便醇厚。只是此民。在所施何如耳。此政得之。以上語類二條誰毀誰譽。敬夫云。毀者指其過。譽者揚其美。此說未盡。愚謂毀者惡未至此。而深詆之也。譽者善未至

此而驟稱之也。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。○又曰。誰毀誰譽。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。愚謂聖人之心。仁恕公平。實無毀譽。非但無其意而已。○又曰。有所譽。必有所試。因其有是實而稱之。此亦未盡。試猶驗也。聖人或時有所譽者。雖其人善未至此。然必嘗有以驗之。而知其將至是矣。蓋聖人善善之速。惡惡之緩。而於其速也。亦無所苟焉。○又曰。可毀可譽在彼。又曰。不云有所毀。聖人樂與人為善也。必有所試而後譽。則其於毀亦可知矣。愚

謂若如此說。則是聖人固常有毀。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。而可乎。毀破壞也。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。聖人豈有是乎。與張

敬夫論癸
已論語說

誰毀誰譽一章。所論得之。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。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。未下落。疑斯民也。是指當時之人而言。今世雖是習俗不美。直道難行。然三代盛時。所以直道而行者。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。不待易民而化也。諸儒之說於此文義

殊不分明。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。注中說得亦好。大抵聖人之意。止是說直道可行。無古今之異耳。言譽而不及毀之意。來論亦善。但毀譽兩字。更須細看。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。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。試亦知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。聖人之心。欲人之善。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。則善雖未顯。已進而譽之矣。不欲人之惡。故惡之未著者。雖有以決知其不善。而亦未嘗遽詆之也。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。蓋非全不別白是非。但有先褒

之善。而無豫詆之惡。是則聖人之心耳。答呂伯恭以土文

集二條

巧言亂德章

問小不忍則亂大謀。曰。忍字有兩說。只是一意。有忍乃有濟。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。前輩解作慈忍之忍。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。如婦人之仁。是不能忍其愛。匹夫之勇。是不能忍其忿。二者只是一意。

語類

人能弘道章

問人能弘道。曰。道不可須臾離。可離非道。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又曰。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。古今所共底道理。須是知。知仁守勇決。繼又曰。人者天地之心。沒這人時。天地便沒人管。語類

吾嘗終日不食章

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以思否。曰。聖人也。曾恁地來。聖人說發憤忘食。却是真箇。惟橫渠知

得此意。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。

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。某注云。蓋勞心以必求。不如遜志而自得。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。是依這本子去做。便要小著心。隨順箇事理去做。而今人都是硬去做。要必得。所以更做不成。須是軟著心。貼就他去做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。逆是推迎他底意思。

問注云。遜志而自得。如何是遜志。曰。遜志是卑遜其志。放退一著。寬廣以求之。不忒恁地迫窄。便要一

思而必得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君子謀道不謀食章

問君子謀道不謀食。曰。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蓋以耕也。餒在其中矣。學也。祿在其中矣。又恐人錯認此意。却將學去求祿。故下面又繳一句。謂君子所以爲學者。所憂在道耳。非憂貧而學也。學固不爲謀祿。然未必不得祿。如耕固不求餒。然未必得食。雖是如此。然君子之心。却只見道不見祿。如先難後獲。正義不謀利。睹當不到那裏。

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。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。憂道不憂貧。觀此一段。則窮達當付之分定。所當謀者惟道耳。曰。此一段不專爲有命。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。只說一句。則似緩而不切。故又反覆推明。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。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。語義則命在其中。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不爲。此只說義。若不恤義。唯命是恃。則命可以有得。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。義有可取。如爲養親於義合取。而有不得。則當歸之命耳。如澤

无水困。則不可以有爲。只得致命遂志。然後付之命可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知及之章

問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曰。此是說講學。莊以涖之。以後說爲政。

知及之。如大學知至。仁守之。如意誠。涖不莊。動不以禮。如所謂不得其正。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。到仁處。大本已好。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。如一箇好物。只是安頓得略傾側。少正之則好矣。不大故費力。

也。

問知及之一章曰。莊以涖之。是自家去臨民。動之不
以禮。這動字。不是感動之動。是使民底意思。謂如
使民去做這件事。亦有禮。是使之以禮。下梢禮字。
歸在民身上。又問是使他做事。要他做得來合節
拍否。曰。然。又問是合禮底事。便以使之。不合禮底
事。便不以使之。曰。然。看那動之字。便是指那民說。
使他向善。便是以禮。不使他向善。便是不以禮。如
古所謂蒐苗獮狩。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。便

是使之以禮。蓋是使他以此事。此事有禮存也。

或問此章曰。此一章當以仁為主。所謂知及之。所以

求吾仁。涖之動之。所以持養吾仁者。得之矣。以上語類

四條

君子不可小知章

一事之能否。不足以盡君子之蘊。故不可小知。任天
下重而不懼。故可大受。小人一才之長。亦可器而

使。但不可以任大事耳。答許順之文集

當仁不讓於師章

子善問直卿云。當仁。只似適當爲仁之事。集注似以當爲擔當之意。曰。如公說當字。謂值爲仁。則不讓。如此恐不值處煞多。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。恐這仁字。是指大處難做處說。這般處須著擔當。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。是師長可做底事。語類

君子貞而不諒章

亞夫問貞而不諒。曰。貞者。正而固也。蓋見得道理是如此。便須只恁地做。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爲正字說不盡。故更加固字。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

事。若諒者。是不擇是非。必要如此。故貞者。是正而固守之意。諒。則有固必之心也。語類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

論語十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章

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。從孟子百里之說。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。曰。七百里。是禮記如此說。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。如左傳也。有一同之說。某每常疑此處。若是百里。無此閒龍溪漳浦縣地。

又如何做得侯國。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。所謂錫之山川。土田附庸。其勢必不止於百里。然此處亦難考究。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。語類

益者三樂章

問樂節禮樂。曰。此說得淺。只是去理會禮樂。理會得時。自是有益。

味道問損者三樂。曰。惟宴樂最可畏。所謂宴安酖毒

是也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侍於君子有三愆章

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莫是未見事實否。曰。未見顏色。是不能察言觀色。曰。如此。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。曰。向時范某每奏事。未嘗看著聖容。時某人爲宰相。云此公必不久居此。未幾。果以言不行而去。人或問之。云若看聖容。安能自盡其言。自是說得好。但某思之不如此。對人主言。也須看他意思。是如何。或有至誠傾聽之意。或不得已。貌爲許可。自家這裏。也須察言觀色。因而盡誘掖之方。不可汎然言之。使汎然受之而已。固是有一般小人。伺

先子全書卷十九
二
候人主顏色。迎合趨湊。此自是大不好。但君子之
察言觀色。用心自不同耳。若論對人主。要商量天
下事。如何不看著顏色。只恁地說將去便了。語類

君子有三戒章

或問君子三戒。曰。血氣雖有盛衰。君子常當隨其偏
處警戒。勿爲血氣所役也。因論血氣移人。曰。疾病
亦能移人。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
忽有見。遂一意向這下來。

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。曰。到老而不屈者。此

是志氣。

問君子有三戒章。謝曰。簞食豆羹。噉爾而與之。有所
不就。蹴爾而與之。有所不屑。此非義心勝。血氣壯
故也。恐是義心之勝。非血氣之壯。謝又曰。萬鍾與
不得則死遠矣。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。血氣衰故
也。恐是不辨禮義則受。奚必血氣之衰。曰。謝說只
是傷急。闕三數字。當云。此非特義心自勝。亦血氣
之壯故也。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。人之血氣衰時。
則義心亦從而衰。夫子三戒。正爲血氣而言。又問

謝氏以血氣爲氣質。曰：氣只是一箇氣，便浩然之氣也。只是這箇氣，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，及養得浩然，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出於君子有三畏章

畏天命三字好。是理會得道理，便謹去做，不敢違，便是畏之也。如非禮勿視聽言動，與夫戒謹恐懼，皆所以畏天命也。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。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？曰：不止有位者，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，皆謂之大人。問此三句要緊都在

畏天命上。曰：然。纔畏天命，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。問固是當先畏天命，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。天命卽是天理。若不先知這道理，自是懵然。何由知其可畏？此小人所以無忌憚。曰：要緊全在知上。纔知得，便自不容不畏。問知有淺深，大抵纔知些道理，到得做事有少差錯，心也便惕然。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。曰：知固有淺深，然就他淺深中，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。且如一件事，是合如此，是不合如此。本自分曉，到臨事，又却不如此。道如此也不

妨如此也無害。又自做將去。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。然亦是知之未盡。知之未至。所以如此。以上語類

君子有九思章

或問君子有九思。曰。公且道色與貌。可以要得他溫。要得他恭。若是視聽。如何要得他聰明。曰。這只是意誠了。自會如此。曰。若如公說。都沒些事了。便是聖人教人意思。不如此。有物必有則。只一箇物。自各家有箇道理。况耳目之聰明。得之於天。本來自

合如此。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。聖人教人。不是理會一件。其餘自會好。須是逐一做工夫。更反復就心上看。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。元來病根都在這裏。這見聖人教人。內外夾持起來。恁地積累成熟。便會無些子滲漏。如公所說意誠。便都無事。今有人自道心正了。外面任其箕踞無禮。是得不。得。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。外面視聽舉止。自大段有病痛。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。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。視遠惟明。聽德惟聰。如有一件可喜底物

事在眼前。便要看他。這便被他蔽了。到這時節。須便知得有箇義理。在所可喜。此物在所不當視。這便是見得道理。便是見得遠。不蔽於眼前近底。故曰。視遠惟明。有無益之言。無稽之言。與夫諂諛甘美之言。有仁義忠信之言。仁義忠信之言。須是將耳常常聽著。那許多不好說話。須莫教他入耳。故曰。聽德惟聰。語類

見善如不及章

問行義以達其道。莫是所行合宜否。曰。志是守所達

之道。道是行所求之志。隱居以求之。使其道充足。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。臣之事君。行其所當為而已。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。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。曰。也是。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而樂堯舜之道。是隱居以求其志。及幡然而起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。使是民為堯舜之民。是行義以達其道。蜚卿曰。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。莫是求其志否。曰。所謂未能信者。但以求其志。未說行義以達其道。語類

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。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。是也。顏子所造所得。二賢恐無以過之。而云亦庶乎此。下語輕重抑揚處。疑若於顏子少貶者。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。伊尹太公之流是也。若顏子可以當之矣。然隱而未見。又不幸早死。故夫子言然。不知可否。曰。當時正以事言。非論其德之淺深。然也。語意之間。誠有如所論者。更俟詳之。答潘恭叔。文

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章

或問陽貨瞰亡以饋孔子。孔子瞰亡而往拜之。陽貨之瞰亡。此不足責。如孔子亦瞰亡而往。則不幾於不誠乎。曰。非不誠也。據道理合當如此。彼人瞰亡來。我亦瞰亡往。一往一來。禮甚相稱。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。

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。敬所不敬。為詘身以信道。不知渠何以見聖人。為詘身處。曰。陽貨是惡人。本不可見。孔子乃見之。亦近於詘身。却不知聖

人是理合去見他。不爲詘矣。到與他說話時。只把一兩字答他。辭氣溫厚而不自失。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性相近章

問此章曰。此所謂性。亦指氣質之性而言。性習遠近。與上智下愚。本是一章。子曰二字。衍文也。蓋習與性成。而至於相遠。則固有不移之理。然人性本善。雖至惡之人。一日而能從善。則爲一日之善人。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。當從伊川之說。所謂雖強戾

如商辛之人。亦有可移之理。是也。

問性相近。習相遠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。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又有移得者。如何。曰。上智下愚不移。如狂作聖。則有之。既是聖人。決不到得作狂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。

性相近。是通善惡智愚說。上智下愚。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。

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。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。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。似不合。曰。且看孔子說底。

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。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。夫子說底只如此。伊川却又推其說。須知其異。而不害其爲同。以上語類四條

子之武城章

問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。曰。君子學道。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。方能愛人。小人學道。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。故易使也。語類

公山弗擾章

夫子曰。吾其爲東周乎。興東周之治也。孔子之志在乎東周。然苟有用我者。亦視天命如何爾。聖人胷中自有處置。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。

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。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。何如。曰。這是古注如此說。其字乎字。只是閒字。只是有用我者。我便也要做些小事。如釋氏言竿木隨身。逢場作戲。相似。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。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。亦何必要如此翻轉。文字須寬看。子細翫味。方見得聖人語言。

如小人之中庸。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。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。便恁地硬說去。小人中庸。做小人自爲中庸。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。未有那自以爲中庸底意。亦何必恁地翻轉。

問公山弗擾。果能用夫子。夫子果往從之。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。舍逆從順而已。亦如何能興得周道。曰。便是理會不得。良久却曰。聖人自不可測。且是時名分亦未定。若謂公山弗擾。旣爲季氏臣。不當畔季氏。所謂改過者。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。

此只是常法。聖人須別有措置。問如此。則必大有所更。張否曰。聖人做時。須驚天動地。然卒於不往者。亦料其做不得爾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張問仁章

問恭寬信惠。固是求仁之方。但敏字。於求仁工夫。似不甚親切。莫是人之爲事。才悠悠。則此心便閒斷之時多。亦易得走失。若能勤敏去做。便此心不至閒斷。走失之時少。故敏亦爲求仁之一。是如此否。曰。不止是悠悠。蓋不敏於事。則便有意忽之意。才

怠忽。便心不存而閒斷多。便是不仁也。語類

佛胖名章

問公山佛胖之名。諸家之說善矣。愚必以楊氏解佛胖章為得其要。蓋公山之召。而子路不悅。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。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。故於佛胖之名。又舉其所聞以為問。其所自信不苟如此。學者未至聖人地位。且當以子路為法。庶乎不失其親。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。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。曰得之。答劉韜仲

不食。謂不求食。非謂不可食也。今俗猶言無口飽。亦

此類。答劉韜仲。以上文集二條

子曰由也章

楊問好信不好學。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。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。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。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。昔劉大諫從溫公學。溫公教之誠。謂自不妄語始。劉公篤守其說。及調洛州司法時。運使吳守禮至州。欲按一司戶贓。以問劉公。公對以不知。吳遂去。而公常心自不足。謂此人實有

賊。而我不以誠告。其違溫公教乎。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。始悟那處有礙。合避以通之。若只好信不好學。固守不妄語之說。直說那人有賊。其人因此得罪。豈不是傷害於物。

問集注云。剛者勇之體。勇者剛之發。曰。春秋傳云。使勇而無剛者。嘗寇。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小子何莫學夫詩章

問詩如何可以興。曰。讀詩見其不美者。令人羞惡。見其美者。令人興起。語類

子謂伯魚章

問為周南召南。曰。為字。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。只是謂講論爾。橫渠所謂近試。令人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。不知其如何地為。

問正牆面而立。曰。脩身齊家。自家最近底事。不待出門。便有這事。去這箇上理會不得。便似那當牆立時。眼既無所見。要動也行不去。

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。曰。言即其至近之地。而一物無所見。一步不可行。人若不知脩身齊家。則自然

推不去。是一步不可行也。如何是一物無所見。曰。自家一身一家。已自都理會不得。又况其遠者乎。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。曰。然。以上語類三條子謂伯魚。敬夫云。爲者躬行其實也。愚謂諸先生多如此說。意極親切。但尋文義。恐不然耳。爲只是誦讀講貫。牆面只是無所見。書所謂不學牆面。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文集

色厲內荏章

問色厲而內荏。何以比之穿窬。曰。爲他意只在要瞞

人。故其心常怕人知。如做賊然。語類

鄉原德之賊章

或問鄉原。引荀子原慤之說。何也。曰。鄉原無甚見識。其所謂愿。亦未必真愿。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。敬之問鄉原德之賊。曰。鄉原者。爲他做得好。使人皆稱之。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。如五代馮道者。此真鄉原也。本朝范質。人謂其好宰相。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。如范質之徒。却最敬馮道輩。雖蘇子由議論。亦未免此。本朝忠義之風。却是自范文正公作

成起來也。

問鄉原一章曰。此章賊字棄字。說得重而有力。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。似是而非。而人皆稱之。故曰德之賊。道聽塗說者。纔聽來便說了。更不能蓄。既不能。有之於心。不能行之於身。是棄其德也。故曰德之棄。以上語類三條

古者民有三疾章

問古之矜也廉曰。廉是側邊廉隅。這則是那分處。所謂廉者。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。譬如物之側稜。兩

下分去。語類

問今之愚者詐而已矣。智則能詐。愚者本無智巧也。何故能詐曰。如狂不直。侗不愿之類。答劉韜仲文集

惡紫之奪朱章

問紫之奪朱曰。不但是易於惑人。蓋不正底物事。自常易得勝。那正底物事。且如以朱染紫。一染了便退不得。朱却不能變得紫也。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。只為他力勢大了。便易得勝。又如孔子云。惡莠之亂苗。莠又安能惑人。但其力勢易盛。故苗不能

勝之耳。且一邦一家。力勢也甚大。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。便有傾覆之患。此豈不可畏哉。語類

予欲無言章

問予欲無言一章。恐是言有所不能盡。故欲無言否。曰。不是如此。只是不消得說。蓋已都撒出來了。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又更說箇甚底。若是言不能盡。便是有未盡處。聖人言處也盡。做處也盡。動容周旋無不盡。惟其無不盡。所以不消得說了。語類

問四時行。百物生。兩句自爲體用。蓋陰陽之理。運行

不息。故百物各遂其生。聖人之心。純亦不已。故動容周旋。自然中禮。未知是否。曰。有此意。答劉韜仲

問予欲無言。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。告之此以發之。子貢未能無疑。故夫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。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。雖引無言之文。然其大意。却似說無隱之義。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。故曰予欲無言。夫恐其不能盡曉。當更告之。而曰予欲無言。何也。或曰予欲無言一章。

實兼無隱乎爾之義。蓋四時行。百物生。所謂無隱也。程子之說。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。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。未知是否。曰。恐人不能盡曉。而反欲無言。疑得甚好。更熟翫之。當自得分明也。答劉韜仲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孺悲欲見孔子章

先生云。南康一士人云。聖賢亦有不誠處。如取瑟而歌。出弔東郭之類。說誠不如只說中。某應之曰。誠而中。君子而時中。不誠而中。小人之無忌憚。語類

宰我問三年之喪章

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。曰。此處聖人責之至嚴。所謂予之不仁者。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。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。蓋無隱於聖人。固是他好處。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。

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。亦未嘗絕人以不仁。以上

語類
二條

飽食終日章

問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難矣哉。心體本是運動不息。

若頃刻閒無所用之。則邪僻之念便生。聖人以爲難矣哉。言其至危而難安也。曰。心若有用。則心有所主。只看如今。纔讀書。心便主於讀書。纔寫字。心便主於寫字。若是悠悠蕩蕩。未有不入於邪僻。語類

君子尚勇乎章

子路之勇。夫子屢箴誨之。是其勇多有未是處。若知勇於義。知大勇。則不如此矣。又其勇有見得到處。便行將去。如事孔悝一事。却是見不到。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。觀其謂正名爲迂。斯可見矣。語類

君子亦有惡乎章

問。惡勇而無禮者。惡果敢而窒者。勇與果敢如何分。曰。勇是以氣加人。故易至於無禮。果敢是率然敢爲。蓋果敢而不窒。則所爲之事。必當於理。窒而不果敢。則於理雖不通。然亦未敢輕爲。惟果敢而窒者。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。此聖人所以惡之也。

語類

年四十而見惡焉章

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。而得罪於能惡人者。非不善

者惡之之謂也。

答劉韜仲文集

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章

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。如何同歸於仁。曰。三子皆詣其至理。故謂之仁。如箕子亦是諫。諫至於極。有所不行。故若此也。

問三仁之事。必不可偏廢否。曰。也不必如此看。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。商亡在旦暮。必著去之以存宗祀。若箕子比干。則自當諫。其死與奴。特適然耳。又

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。當如何。曰。亦自著去。

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。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。何以見惻怛之心。曰。箕子與比干。心只一般。箕子也嘗諫紂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。也不是要爲奴。只被紂囚繫在此。因佯狂爲奴。然亦不須必死於事。蓋比干旣死。若更死諫也無益。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。故因得佯狂。然他處此最難。微子去却易。比干則索性死。他在半上。半下處最是難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。利艱貞。晦其明也。內難而

能正其志。外雖佯狂。而心却守得定。以上語類三條

柳下惠為士師章

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。焉往而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。何必去父母之邦。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。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。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。觀孔子之事。則知柳下惠之事。亦未得為中道。曰。也是如此。惟是孟子說得好。曰。聖人之行。或遠或近。或去或不去。歸潔其身而已矣。下惠之行。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。然歸潔其身。則有

餘矣。問或遠或近。是相去之遠近否。曰。不然。謂其去人有遠近。若伯夷。則直是去人遠矣。語類

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。其言若曰。苟以直道事人。雖適他國。終未免三黜。若肯枉道事人。自不至三黜。又何必去父母之邦。觀其意。蓋自信其直道而行。不以三黜為辱也。此其所以為和而介與。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。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。未足以議柳下惠也。曰。得之。答劉韜仲文集

齊景公待孔子章

晏問齊景公待孔子。雖欲以季孟之間。乃以虛禮待之。非舉國以聽孔子。故曰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遂行。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。亦是虛禮。非舉國以聽孟子。曰固是。語類

楚狂接輿章

問接輿歌而過孔子。蓋欲以諷切孔子。孔子欲與之言。則趨而避之。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。固將有以發之。而二人不答所問。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。至於荷蓀丈人。知子路之賢。則止子路宿。殺

雞爲黍而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其親之厚之如此。孔子使子路反見之。則先去而不願見矣。數子者。若謂其無德而隱。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。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。而確然自信不移。若有所得者。若謂其無故而隱。則危邦濁世。道旣不行。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。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。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。知所謂無可者矣。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。故其規模氣象。不若聖人之正大。若以素隱行怪視之。愚意未知是否。曰無道而隱。

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。被髮佯狂。則行怪矣。沮溺荷蓑。亦非中行之士也。答劉韜仲文集

子路從而後章

問不仕無義。曰。仕則可以行其義。不仕則無以行其義。便無這君臣之義了。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。卽是這義否。曰。然。

問集注云。仕所以行君臣之義。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。末云。亦非忘義徇祿也。此義字似有兩意。曰。如何是有兩意。只是一意。纔說義。便是總去就

都說道。合則從。不合則去。卽此是義。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。然道合則從。不合則去。唯是出仕方見得。不仕無義。纔說不仕。便都無了這義。聖人憂世之心。固是急欲得君行道。到得靈公問陳。明日遂行。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。曰。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季桓子受女樂。孔子行。無一而非義。以上語類二條

周公謂魯公章

不施其親。敬夫引尹氏。愚謂尹氏固佳。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。若如謝氏。雖亦引無失其親爲解。然却

訓施爲施報之施。則誤矣。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。陸德明釋文。本作弛字。音詩紙反。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。呂與叔亦讀爲弛。而不引釋文。未必其考於此。蓋偶合耳。今當從此音讀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

集。文。

子張第十九

執德不弘章

舜功問執德不弘。曰。言其不廣也。纔狹隘。則容受不得。不特是不能容人。自家亦自不能容。故纔有片

善必自矜。見人之善必不喜。人告之以過亦不受。從狹隘上。生萬般病痛。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。焉能爲亡。世閒莫更有不好人。曰。渠德亦自執。道亦自信。只是不弘不篤。不足倚靠耳。通老云。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。曰。不然。先儒說弘字。多只說一偏。

信道篤。如何得他信得篤。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。而今人固有與他說。信不篤者。須要你自信始得。魏才仲問執德不弘。信道不篤。曰。此須著下兩句。此

兩句似若相反。蓋弘是廣大之意。若信道不篤。則容受太廣。後隨人走作。反不能守正理。信道篤而不弘。則是確信其一說。而或至於不通。故須著下兩句。弘篤猶言弘毅相似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

汎交而不擇。取禍之道。故子張之言汎交。亦未嘗不擇。蓋初無拒人之心。但其閒自有親疎厚薄爾。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。語類

雖小道必有可觀章

小道不是異端。小道亦是道理。只是小。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。却有道理在。只一向上面求道理。便不通了。若異端則是邪道。雖至近亦行不得。語類

日知其所亡章

問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其所能。日知其所亡。便是一日之間。知得所未知。月無忘其所能。便是長遠後也。記得在這裏。而今學者。今日知得。過幾日又忘了。若不真在此做工夫。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。周問月無忘其所能。還是溫故否。曰。此章與溫故知

新意却不同。溫故知新。是溫故之中。而得新底道理。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。

問月無忘其所能。積累多。則如何溫習。曰也須漸漸溫習。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子路有聞。未之能行。惟恐有聞。若是如此。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。顏子只著得一件事。節問既恁地。却如何。曰。且思量。以上語類三條

博學而篤志章

元昭問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何以言仁在其中。

曰。只是爲學工夫。反求之已。必如克己復禮。乃正言爲仁。論語言在其中。只是言其可至耳。明道云。學要鞭辟近裏。

楊問程子曰。近思以類而推。何謂類推。曰。此語道得好。不要跳越望遠。亦不是縱橫陡頓。只是就這裏近傍。那曉得處挨將去。如這一件事。理會得透了。又因這件事。推去做。那一件事。知得亦是恁地。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。便因這燈推將去。識得那燭亦恁地光。如升階。升第一級了。便因這一級進到

第二級。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。只管恁地挨將去。只管見易。不見其難。前面遠處。只管會近。若第一級。便要跳到第三級。舉步闊了。便費力。只管見難。只管見遠。

問博學與近思。亦不相妨否。曰。博學。是都要理會過。近思。是注心著力處。博學。是箇大規模。近思。是漸進工夫。如明明德於天下。是大規模。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。便是次序。

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。曰。篤志。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。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。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。更無懇切之志。反看這裏。便成放不知求底心。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。那得仁。惟篤志。又切問近思。便有歸宿處。這心便不汎濫走作。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。仁便在其中。橫渠云。讀書以維持此心。一時放下。則一時德性有懈。以上語類四條

百工居肆章

問集注所引二說。云二說相須。其義始備。曰。前說蓋謂居肆。方能做得事成。不居肆。則做事不成。君子

學便可以致其道。不學則不能致其道。然而居肆亦有不

能成其事。如閒坐打闕過日底。學亦有不

能致其道。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。故後說

云。居肆必須務成其事。學必須務致其道。是皆各

說得一邊。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。語類

大德不踰閑章

問大德小德。曰。大德小德。猶言大節小節。大節既定。小節有差。亦所不免。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。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。一以小差爲無害。則於大節

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。

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。更推廣之。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。如何。曰。恁地推廣。援溺事。却是大處。嫂溺不援。是豺狼。這處是當做。更有甚麼出入。隨他們說。如湯武征伐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都將做可以出入。恁地却是大處。非聖人不能爲。豈得謂之小德。乃是道之權也。子夏之意。只爲大節既是了。小處雖未盡善。亦不妨。然小處放過。只是力做不徹。不當道是可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夏之門人小子章

孔門除曾子外。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。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。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。北宮黜似子夏。

古人初學。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。未便說到天理處。子夏之教門人。專以此。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只是要他行矣而著。習矣而察。自理會得。須是匡之直之。輔之翼之。使自得之。然後從而振德之。今教小兒。若不匡

不直。不輔。不翼。便要振德。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。非教人之法。

問有始有卒。乃竭兩端之教。否曰。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。乃是聖人分上事。惟聖人道頭便知尾。下學便上達。若教學者。則須循其序也。

問子夏之門人小子。洒掃應對進退章。曰。某少時都看不出。將謂無本末。無大小。雖如此看。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。後來在同安作簿時。因睡不著。忽然思得。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。然不得明道說君子

教人有序四五句也。無緣看得出。聖人有始有卒者。不是自始做到終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。洒掃應對。精義入神。便都在這裏了。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。方得。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。

齊卿問程子云云。故君子只在謹獨。何也。曰。事有小大。理却無小大。合當理會處。使用與他理會。故君子只在謹獨。不問大事小事。精粗巨細。盡用照管。盡用理會。不可說箇是粗底事。不理會。只理會那精底。既是合用做底事。使用做去。又不可說洒掃

應對。便是精義入神。洒掃應對。只是粗底。精義入神。自是精底。然道理都一般。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。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。所以明道曰。君子教人有序。先傳以近者小者。而後教以大者遠者。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。或云。洒掃應對。非道之全體。只是道中之一節。曰。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。非大底是全體。小底不是全體也。問伊川言。凡物有本末。不可分作兩段。曰。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。非事何以識理。洒掃應對。末也。精義入神。

本也。不可說這箇是末。不足理會。只理會那本。這便不得。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。但學其末。則本便在此也。

洒掃應對。精義入神。事有大小。而理無大小。事有大。小。故其教有等。而不可躐。理無大小。故隨所處。而皆不可不盡。謝氏所謂不著此心。如何做得者。失之矣。以上語類六條

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之。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。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。不可誣人

以其所未至。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。一以貫之。無次序之可言耳。二先生之說。亦是如此。但學者不察。一例大言。無本末精粗之辨。反使此段意指。都無歸宿。須知理則一致。而其教不可闕。其序不可紊耳。蓋惟其理之一致。是以其教不可闕。其序不可紊也。答程允夫

子夏之門人小子。敬夫曰。君子之道。孰爲當先而可傳云云。愚詳本文之意。正謂君子之道。本末一致。豈有以爲先而傳之。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。但學

者地位高下不同。如草木之大小，自有區別。故其爲教，不得不殊耳。初無大小，雖分而生意皆足。本末雖殊，而道無不存之意也。焉可誣也。蘇氏得之。有始有卒，尹氏得之。此章文義如此而已。但近年以來，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，而不甚解其文義，固失其指歸。然考之程書，明道嘗言先傳後倦，君子教人有序，先傳以近者，小者而後教以遠者，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，而後不教以遠大也。此解最爲得之。然以其言緩而無奇，故讀者忽之而

不深考耳。

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以上文集二條

仕而優則學章

問仕而優則學。曰：此爲世族子弟而設。有少年而仕者，元不曾大故學，故職事之暇可以學。學而優則仕，無可說者。

語類

問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洵竊謂仕優而不學，則無以進德；學優而不仕，則無以及物。仕優而不學，固無足議者；學優而不仕，亦非聖人之中道也。故二者皆非也。仕優而不學，如原伯魯之不

說學是也。學優而不仕。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。子夏之言。似爲時而發。其言雖反覆相因。而各有所指。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。學而有餘則又仕。如此則其序當云。學而優則仕。仕而優則學。今反之。則知非相因之辭也。曰。此說亦佳。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。今云各有所指。甚佳。答程允夫

學仕是兩事。然却有互相發處。

答何叔京。以上文集二條。以

孟莊子之孝章

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。曰。這箇便是難能處。人固

有用父之臣者。然稍拂他私意。便自容不得。亦有行父之政者。於私欲稍有不便處。自行不得。古今似此者甚多。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。如長孫無忌。褚遂良之徒。高宗因立武昭儀事。便不能用。又季文子相三君。無衣帛之妾。無食粟之馬。到季武子便不如此。便是不能行父之政。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。語類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

文武之道。未墜於地。此但謂周之先王。所以制作傳

世者。當孔子時未盡亡耳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此亦是子貢真實語。如孔子雖是生知。然何嘗不學。亦何所不師。但其爲學。與他人不同。如舜之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便若決江河。莫之能禦耳。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。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。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。故聖人目見耳聞。無適而非學。雖不害有此理。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。答吳晦叔

仲尼焉學。敬夫云。萬物盈於天地之間。莫非文武之

道。初無存亡增損。愚謂近年說者。多用此意。初若新奇可喜。然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。則其爲道也。非文武所能專矣。旣曰初無存亡增損。則未墜於地之云。又無所當矣。且若如此。則天地之間。可以目擊而心會。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。不賢者識其小。一一學之。然後得耶。竊詳文意。所謂文武之道。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。孔子之時。猶有存者。故云未墜也。大抵近世學者。喜聞佛老之言。常遷吾說以就之。故其弊至此。讀者平心退步。反覆於

句讀文義之間。則有以知其失矣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以

上文集二條

叔孫武叔語大夫章

或問夫子之牆數仞。不得其門而入。夫子之道高遠。故不得其門而入也。曰。不然。顏子得入。故能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至於在前在後。如有所立卓爾。曾子得入。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。子貢得入。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。文章可得而聞。他人自不能入耳。非高遠也。七十子之徒。幾人入得。譬如與兩

人說話。一人理會得。一人理會不得。會得者便是入得。會不得者便是人不得。且孔子之教眾人。與教顏子何異。顏子自入得。眾人自入不得。多少分明。語類

陳子禽謂子貢章

立之斯立。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之類。蓋此有以立之。便自立得住也。動之斯和。如又從而振德之。振德。有鼓舞之意。寓錄云。使之歡喜踴躍。遷義遠罪而不自知。如舜之從欲以治。惟動不應。後志便是動而和處。語類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咨爾舜章

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。而堯曰一篇。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。何也。曰。不消恁地理會文字。嘗見說堯曰一篇。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。弟子類記於此。先儒亦只是如此說。然道理緊要。却不在此裏。

楊問簡在帝心。何謂簡。曰。如天檢點數過一般。善與罪。天皆知之。爾之有善。也在帝心。我之有罪。也在

帝心。

問雖有周親。注紂之至親。雖多。他衆叛親離。那裏有至親。曰。紂之至親。豈不多。唯其衆叛親離。所以不濟事。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。離心離德。是也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子張問章

猶之。猶均之也。均之。猶言一等是如此。史家多有此般字。問出納之吝。是不好。所以謂之惡。曰。此吝字說得來又廣。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。當賞便

用賞。當做便用做。若遲疑怠忽之間。澀縮靳惜。便誤事機。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。曰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。則恩不歸上矣。正是此意。如唐家藩鎮之患。新帥當立。朝廷不卽命之。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。故人不懷恩。反致敗事。若是有司出納之間。吝惜而不敢自專。却是本職當然。只是人君爲政大體。則凡事皆不可如此。當爲處。便果決爲之。語類

不知命章

論語首云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終云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也。此深有意。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。不知命。則做君子不成。才見利便趨。見害便避。如何得成君子。語類



吹。卧。卧。吹。挂。于。

皆。不。吹。命。似。挂。于。不。从。木。良。味。野。豕。良。善。卧。

兼。以。念。挂。于。出。此。将。有。意。意。学。挂。以。学。念。挂。

亦。染。乎。入。不。吹。而。不。出。不。衣。挂。于。平。然。云。不。吹。

篇。首。去。学。而。部。皆。之。不。衣。挂。于。体。以。自。挂。衣。来。



